DS
736
S42X
v.1
PL
2724
.H3
v.1

南江邵氏遺書序

餘姚翰林學士邵二雲先生以醇和廉介之性爲沈博邃精之學經學史學竝冠一時久爲海內共推無俟元之縷述矣乾隆丙午元初入京師時前輩講學者有高郵王懷祖興化任子田暨二雲先生元咸隨事請問捧手有所授焉先生本得甬上姚江史學之正傳博聞强記于宋明以來史事最詳學者唯知先生之經未知先生之史也于經則覃精訓詁病邢昺爾雅疏之陋爲爾雅正義二十卷發明叔然景純之義遠勝邢書可以立於學官在　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緝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

手先生又嘗語元云孟子疏僞而陋今亦再爲之宋史列傳多譌欲删傳若干增傳若干顧皆未見其書今先生久卒于官所著書惟爾雅正義先巳栞行今令子秉華等復栞南江札記四卷南江文鈔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南江詩鈔十卷韓詩內傳考一卷舊五代史考異宋元事鑑考異大臣謚跡錄方輿金石編目若干卷未栞將次第栞之以貽學者元既心折于先生之學行又喜獲交于令子秉華能輯先生之書俾元受而讀之得聞先生未罄之緒論也謹記數言以諗同學者嘉慶九年夏四月揚州阮元序

南江札記卷一

餘姚邵晉涵

春秋左氏傳

隱四年戊申衞州吁弒其君完　汲古閣本戊申誤作庚戌

阻兵而安忍　文選注引左傳阻兵而安忍杜註阻恃也辨亡論

六年商書曰惡之易也　今盤庚無此句莊十五年傳引書亦有此四字

八年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陸粲曰當作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鄭駮異義引傳文若此

十一年蔿邘　周大夫有蔿國蔿食邑於蔿也玉篇野王縣西有邘城後漢書野王縣有邘城水經注邘水出太行之皐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國也

陘　後漢書郡國志密有陘山括地志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桓五年周公黑肩　周本紀集解引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據賈注則莊王以周邑封其支庶公旦之後不得世封矣杜注作周桓公較賈注爲長

六年是以聖王先成名而後致力於神　詩大雅旱麓正義思齊正義兩引傳文並作先成於民

謂民力之普存也　我將篇正義引傳文作謂其民力之普存也

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文選顏延年曲水讌詩註引傳文作於是人和而後神降之福

周人以諱事神　淮南子高誘注云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陸氏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孔疏云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當從高註

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地理志瑯琊折泉縣有折泉水水經注折泉水出縣北松山東南入潍

蒲騷　通典應城縣有古蒲騷城

十七年夏五月　沈廷芳曰序疏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
年十二月無冬又禮記中庸疏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
夏此有夏字當是後人妄增耳陳樹華曰石經及湻化本
無夏字公羊同
莊八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史記齊君無知游于雍林雍
林人嘗有怨於無知及其往游雍林襲殺無知索隱曰本
亦作雍廩是雍林乃地名也杜注雍廩齊大夫與史異
九年生竇　史記作笙瀆索隱曰賈逵云魯地句竇
堂阜　史記索隱引賈逵曰堂阜魯北境
十二年宋萬弑閔公于蒙澤　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預曰

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今本杜注無中有湯冢四字疑闕文也書帝告釐沃篇正義引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水經注引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皆與今本不同

十四年使謂原繁曰　史記作而讓其伯父原無繁字

三十二年能投蓋于稷門　水經注引服虔曰能投于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據此則劉光伯規過以蓋爲車蓋者其說可從孔疏駁之非也列子亦有投蓋語

閔元年天若祚太子　祚當作胙

今名之大　史記晉世家作今命之大

其必有衆　風俗通義引作以是有衆不亦宜乎

杜注有衆象　史記正義引註作衆多之象

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　水經注引作渭隊服虔曰隊渭汭也則服本作隊

衛懿公好鶴　太平寰宇記故鶴城在長垣縣南十七里

立戴公以廬于曹　鄭箋引傳作以廬于漕

以戍曹　詩疏引傳作戍漕

衣之尨服　漢五行志作衣㠯尨服

尨涼　說文引傳作牻掠

受脤於社　大明緜正義引傳作受蜃於社

大帛之冠　雜記鄭註引傳作大白之冠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　今本作曹伯據正義則左氏與公羊穀梁同作曹師又莊三年經公次於滑襄二十年傳次於雍榆正義兩引此文皆作曹師是今本作伯者訛石經亦作師　聶說文作嵒

齊人以歸　石經作齊人以尸歸係後人增入

公敗邾師于偃　註偃邾地汲古閣本脫四字

莒挐　今本挐作拏釋文及岳本俱作挐傳同

三年徐人取舒　玉篇舒作⿰舍阝

未之絕也　石經及淸化本俱作未之絕也岳本誤作未絕

之也明人諸刻本皆承其誤

四年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史記索隱云舊說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疆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也隋書地理志北海郡臨朐有穆陵山今在青州府臨朐縣東一百五里大峴山上有穆陵關太平寰宇記無棣卽棣州無棣縣元有兩無棣縣一屬河間路之滄州一屬濟南路之棣州明改河間之無棣爲慶雲屬滄州改濟南之無棣爲海豐屬武定州今海豐滄州竟皆有無棣溝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說文云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鬯酒是謂莤酒象神歆之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莤酒晉書地理志零陵郡泉陵縣有香茅云古貢之縮酒

昭王南征而不復　高誘呂氏春秋註引傳作沒而不復

敢不共給　高誘呂氏春秋註引傳作敢不共乎

方城以爲城　史記索隱云案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爲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何憑據

漢水以爲池　釋文作漢以爲池文選注引作漢水以爲池

與今本同

雖衆無所用之　商頌正義引傳作雖君之衆無所用之

一薰一蕕　內則鄭註引傳作一薰一蕕

公田　檀弓正義引作公獵

犬斃　說文引傳作犬獘

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　玉篇引傳作酺車相依

晉不更舉矣　文選注引作不再舉矣

丙之晨　漢書律歷志引作丙子之辰

均服振振　漢書五行志引作袀服

虢公其奔　漢書五行志奔作犇

丙子旦　漢書五行志引傳丙子上多十月朔三字
必是時也　漢書五行志引作必此時也
及其大夫井伯　史記晉世家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
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梁劉峻世說新語
注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
六年杜注故蔡侯將許君歸楚　從湻化本增侯字
七年心則不競　風俗通義引傳作心苟不競
若君去之以爲成　石經及湻化本俱作君若
九年不務德　水經注引作不務修德
其在亂乎　水經注引作其有亂乎

杜注言其幼賤　文選注引杜注作幼稚

十年子弒二君　文選注引作子弒二公

君其圖之　陳樹華曰足利本失刑乏祀君其圖之下有乏

祀爲無主祭也七字注今本皆脫

杜注將因巫而見　史記正義引注而作以

敝于韓　論衡引作斃之於韓

呂甥　史記作呂省

十一年受玉惰　說文引作執玉憜省作惰

十二年楚人滅黃　史記楚世家作滅英

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管晏列傳云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

者十餘世索隱曰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微凡十世世譜同

十四年沙鹿崩　今大名府東四十五里有沙麓山又府東三十里有沙鹿城亦謂之陷城

杜注猶無皮而施毛也　湻化本有也字

十五年侯車敗　吳師道曰此秦伯車敗也蓋筮旣吉而今車敗懼不祥故詰之徒父復告之云云按文勢涉河侯車敗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下始接晉君云云非指晉侯

車敗明矣杜蓋因侯字指爲晉侯誤

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注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吳師道曰晉惠公烝於賈君故喻之如此詩刺齊襄亦云雄狐

晉戎馬還濘而止注還便旋也　吳師道曰注以還字句愚恐作一句讀言還轉于濘而止也以還爲旋改字而義又迂曲

反首拔舍　詩載馳正義引作反首茇舍孔穎達謂茇與跋通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周禮太祝疏禮記郊特牲疏引作君

戴皇天而履后土

曰上天降災 至 唯君裁之 按孔氏正義本無曰上天降災四十二字陸氏釋文有之刻註疏者從釋文補入正義又誤以陸氏釋文爲杜注也

亦無衁也 說文衁从血亾聲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衁也

敗于宗丘 釋名宗丘邑中所宗也

十六年隕石于宋五 通典宋城縣春秋隕石五見存太平寰宇記宋城縣北本宋國都有隕石水有時竭涸五石存焉有潭即原所墜處說文碩落也春秋傳曰碩石於宋五

杜註鶂水鳥 文選注引杜註云鶂水鳥說文鶂鳥也春秋

會稽徐氏重栞

傳曰六鶂退飛

吉凶焉在　漢書五行志引作吉凶何在

非吉凶所生也　漢書五行志引作非吉凶之所生也

齊徵諸侯而戍周　石經侯下無而字

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寵　文選註引傳作齊侯好內多寵漢書五行志注同今本多字下衍內字蓋因下文因內寵而誤增也杜氏釋內寵在下文則多字下無內字明矣

十八年而從師于訾婁　岳本從作後

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　石經作宋襄公乃改刻

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　風俗通義引作祭以爲人也

民人神之主也

退修教而復伐之　釋文以復字爲衍諸刻本皆有之詩皇矣正義及文選註皆引作復伐之

二十一年務穡勸分　論衡明雩篇引作務嗇

實司太皡　皡从日月之日不从白

二十二年蠭蠆有毒　說文蠆作萬或作蠤

而況國乎　文選注引傳無而字

天之棄商久矣　後漢書注引傳弃作廢

險而不列　文選注引傳作險而不成列

入饗於鄭　湻化本饗作享

饗畢　石經饗作享

二十三年齊桓公妻之　蓋以正室之禮待之矣姜氏有遠謀故列女傳稱晉文公迎之以歸爲夫人

而誅無禮　周禮司儀疏引傳文作而誅無禮者

何以報我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傳作則何以報我

以與君周旋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作周還

廣而儉　高誘呂氏春秋注引作廉而儉

公子賦河水　韋昭國語注云河當作沔字相似而誤也其說近是蓋公子以父母之邦莫肯念亂而思歸也

二十四年臣之罪甚多矣　水經注引作臣之罪多矣

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檀弓疏引作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

投其璧于河　韓非子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于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

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以田渭濱　韓非子作惠賓

而使管仲相　幽通賦注引傳作相之

王城　史記索隱引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

武鄉城也今本闕

天實置之　史記置作開

下義其罪　史記義作冒

不食其食　史記作不食其祿

王使伯服　鄭世家作伯犕

以蕃屏周　文選注引傳作以藩屏周室

郕　潛夫論作成

郇　漢書地理志作栒

茅胙　潛夫論作茆祚

及坎歆　郡國志作坎埳水經注引傳仍作坎歆

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　語不可解五年會于首止正義引
此作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蓋弟係氏之訛湻化本無弟
字

石甲父　廣韻作甲石甫

二十五年掖以赴外　詩衡門正義引傳作持以赴外

始起南陽　岳本起作啓

軍吏　呂覽爲欲篇作師吏

得原失信　呂覽爲欲篇作得原失實

餒而弗食　後漢書註引作不食

二十六年楚人滅夔　史記索隱引譙周古史考作滅歸太

康地志曰歸鄉古夔子國

小人恐矣　文選注引作小人則恐

室如縣罄　文王世子正義引傳文及杜注云罄盡也今本

注闕

用不敢保聚　石經旁注用字下有是字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　釋文作責禮也

二十八年謂楚人曰　石經及淳化本謂楚人下無曰字

鄉役之三月　說文引傳作鄉役之三月

命晉侯侑　岳本侑作宥

策命晉侯爲侯伯　案以策命晉侯周官內史所謂以策命之也東遷後周禮未墜此亦其證

玈弓矢千　韋昭國語註後漢書袁紹傳注引傳作玈弓十玈矢千石經玈弓下旁增十字

及而玄孫　岳本作而監本誤作其

聞君至　岳本作君北監本作公誤

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　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解

六畜之語
三十年然鄭亡　石經作雖然鄭亡係乾符修改
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石經作不闕秦焉取之若字將字係
旁增唐石經　渻化本無若字將字與石經同
三十二年孟子　石經初刻作孟孖釋文云本或作孟孖
三十三年無禮則脫　喪服小記鄭註引傳脫作說
犒師　呂氏春秋悔過篇曰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
將西市于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
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
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爲大國憂日無所

與焉唯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之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釁膳以十二年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東邊候晤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

彼實搆吾二君　石經岳本搆作構

詩曰采葑采菲　湻化本作詩云

烝嘗禘于廟杜注新主既立特祀于寢　岳本無立字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　石經錫作賜湻化本岳本與石經同

二年周志有之　杜注周志周書也即今逸周書大匡解也

正義乃云明是周世之書不知其書何所名也誤矣

三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　石經穆下無公字

隊而死也　石經作墜

楚人滅江杜注滅例在文十五年　淳化本無文字

諸侯敵王所愾　說文鎎怒戰也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鎎

彤弓矢千　石經矢字上旁增十字彤字

五年德之不建　水經注引傳建作逮

六年季孫行父如陳杜注行父季孫友子　岳本監本無孫字

辟刑獄　岳本作獄刑

道之以禮則　石經作道之禮則

十一年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石經及淳化本俱作叔彭生無仲字與公穀合漢書五行志水經注引傳俱無仲字筐岳本作匡

錫穴　岳本作錫

彨斑　岳本作班

十四年盧戢黎　石經及岳本黎作棃十六年傳毛本亦作棃

十五年經齊人侵我西鄙　岳本有秋字

經十有六年　石經脫春字後旁增

會稽徐氏重栞

四子揚窗　石經岳本作窻

乃助之施　岳本作乃毛本誤作夫人

王姬使帥甸　檀弓疏引傳帥甸作甸師

宣二年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　釋文作命于楚

厚歛以雕牆　石經及岳本作彫牆

胹熊蹯不熟　岳本作不孰

以視於朝　石經及岳本作以示於朝

乃宦卿之適子　淳化本岳本適下無子字

四年汰輈　岳本作汏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　朱梁補刻石經作楚人謂乳爲穀

謂虎爲於菟

十二年楚君討鄭　石經作君毛本誤作軍

屈蕩尸之　石經岳本俱作尸漢書王嘉傳師古注引左氏傳屈蕩尸之今永懷堂本亦作尸

十五年使解揚如宋　鄭世家作霍人解揚字子虎晉世家作楊

使華元夜入楚師　杜注兵法云云見孫子用間篇疏未詳

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　周禮大司馬正義引左傳作自內虐其君曰弑又云自內虐其君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今本脫內字石經有內字

成二年盡東其畝注使壟畝東西行　觀下文注云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則西字似衍檢史記集解引齊世家引服虔注云欲令齊隴畝東行則服注無西字

十五年伯州犂奔楚　潛夫論作伯州黎

襄十年會吳于相注相楚地　晉楚方爭不得會諸侯於楚地昭六年注云相鄭地疑楚字係傳寫之訛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相水溝去偪陽八十里蓋當時因會於相而荀偃士匄知偪陽之可取故下云遂滅偪陽

十三年小人農力　石經農作辳

十四年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傳文無其字引杜注肆恣也

二十四年皆踞轉而鼓琴　文選注引許愼淮南子注曰軫轉也太元經軫轉其道馮衍賦紆軫而多艱是軫通作轉軫謂車前後兩端橫木踞之可以鼓琴杜以轉爲衣裝未詳所出

二十六年殺子叔及太子角疏云剽無謚故稱族　案子叔卽殤公也何得云無謚左傳上文屢稱子叔此仍其故稱耳

二十九年夫子之在此也　文選謝瞻戲馬臺詩注引杜注

云夫子孫文子也今闕

政將在家杜注故政在家　史記正義引作故政在三家也

三十一年延州來季子杜注延州來季札邑　水經注淮水

又北逕下蔡故城東故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

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公自新蔡遷

於州來謂之下蔡也與疏並食二邑異

昭五年鄭伯勞諸圉　風俗傳云舊陳地苦楚之難修干戈

於境以虞其患故曰圉寰宇志雍丘縣

七年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　伯有爲子良之孫雖身無

義而死猶不當絕其後人故立良止者正也然恐人惑於

鬼神之事並立公孫洩而亦以寬子孔之罪所謂反之也

媚者順也如媚於天子之媚

孟縶之足不良弱行　本或作能行孔疏以良字斷句言孟縶之足雖不良而尚能行故在可立不可立之閒及孔成子以周易筮乃用建侯之義而立靈公

十一年是以無拯不可沒振　振奮也學游水者先沒於水下而後奮出水上如其力盡須人援手以拯之使其無拯則力盡而斃矣此以游水喻也疏謂振亦救也未詳

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　宿於薳氏結上事也生懿子及敬叔傳終言之杜注謂似雙生恐非確義

用隱太子於岡山疏云岡山闕不知其處　輿地廣記荆州
松滋縣有九岡山郢都之望也
十三年棄疾使周走而呼　史記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
呼
十四年平丘之會　吳師道曰平丘之會至猶義也夫當是
傳者中言之殺親益榮必非夫子語以子產古之遺愛也
語例之恐止一句爲是
十六年不亦銳乎杜注銳細小也正義曰銳是鋒芒不得爲
折　此疏上下當有闕文蓋舊說必有銳訓折者故孔氏
駁之

十八年祈於四鄘　或以爲後世祀城隍所自始

二十年經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鄸城故老言古曹之鄸邑也大鄸或作大鄉

丙辰衞侯在平壽　下文有丁巳晦疏云丙辰丁巳乃是頻日其事既多不應二日之中并爲此事是劉光伯以爲日誤者是也疏既引劉說復欲强申杜義殊費周折案丙辰或是丙午之譌

齊侯田于沛　通鑑音注引水經注土地名云今臨淄有遺水西北入沛即班志所謂如水

守道不如守官　吳師道曰官不外道豈有舍道而能守官

耶孟子所引無之決非夫子語也杜注召招當往道之常

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其說似美而非君招當往非制非

物不往豈非道乎

古之遺愛也　吳師道曰見愛注非愛者惠愛之愛卽所謂

惠人也猶言叔向古之遺直也前注叔向之直有古人之

遺風此注亦當從之

二十一年與華氏戰于赭丘　後漢書郡國志陳國長平縣

有赭邱城

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釋文本或作沈于

河史記正義引傳文作沈于河漢書五行志王子鼂以成

周之寶圭湛於河

杜注珪自出水　史記正義引作珪自水出也

二十五年吾聞文武之世　史記魯世家作文成之世漢五行志同裴駰集解引賈逵曰魯文公成公

二十六年使女寬守闕塞　闕塞多訛作闕塞水經注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也

次於隄上　疑卽漢書所謂金隄也自曲防之禁久廢河固早有隄矣不始於戰國也

定四年殷民六族　周禮司約疏引傳文及注云殷民祿父

會稽徐氏重栞

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今本無之蓋周禮疏所引者非杜

注

取於相土之東都　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至周猶存其

東都之舊稱則其聲靈遠矣

八年又戰于棘下　鄭志所謂先師棘下生蓋居於此

穀梁傳

隱六年宋人取長葛久之也　白虎通義曰古者師出不踰

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

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八年夏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　白虎通義崩薨篇曰春秋

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隣國何
緣隣國欲有禮也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魯世家隱八年與鄭易天子之
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裴注引穀梁此傳集解又
引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二年取郜大鼎于宋　魯世家桓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
廟君子譏之集解引穀梁傳
四年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左傳隱五年正義引白
虎通義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
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

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以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

十四年御廩災　劉向曰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

莊二十年夏齊大災　劉向曰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　白虎通義巡狩篇曰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

閔二年狄入衛　劉向新序卷八衛懿公有臣曰宏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于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

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邱

僖二十年五月己酉今穀梁本作乙巳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　劉向曰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漢書梅福傳引此傳作曰其在祖位無之字　梅福曰此言孔子故殷後也漢書梅福傳顏師古曰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書也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劉向說苑好戰之臣
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
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
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日
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失孝子
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經
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尙薄屋無哀吾喪也
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殽擊
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
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

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劉向說苑楚人獻黿於鄭

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

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

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

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

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成元年古者有四民　劉向說苑卷七春秋曰四民均則王

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栞

山陰蔡銘恩校

[illegible]

南江札記卷二

餘姚邵晉涵

儀禮正誤

士昏禮酬以束帛　鄭本作束錦注曰古文錦皆爲帛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

外昏姻之故　鄭本無外字注曰古文曰外昏姻案上云外昏姻此不宜異當從古文

腊一純　鄭本純作肫注曰肫或作純則是當時或本有作純者也案少牢饋食禮云腊一純者二然則此亦當作純

會稽徐氏重栞

矣

士相見禮終皆若是　鄭本終作衆注曰今文衆作終案衆字無意義宜作終

與衆言言慈祥　今本云言忠信慈祥大戴記注引此無忠信字今有之者葢下文有言忠信三字因而誤衍之也

鄉飲酒禮介俎脊脅胳肺　今印本與石經胳上有肫字案疏云介在胳又云或有肫胳兩言者云云又釋文此處無肫音至下乃音之今據釋文與疏之前說則胳上固無肫字又攷疏之後說則作疏之時或本已有兩言肫胳者矣石經與印本皆據或本而誤也

鄉射禮序則鉤楹外　鄭本序作豫注曰今文豫作序案記以序與堂對言宜從今文

獲者之俎折脊脅肺　今本肺下有臑字案臑在肺下非其次且與折文不合蓋傳寫者因注首言臑而衍也大射注引此無臑字

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　諸本皆云設洗篚案諸篇於此但言設洗無連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邪又下別云篚在洗西則於此洗文意似複且篚在洗西亦不可以東霤爲節其衍明矣

騰觚於賓　鄭本作媵觚注云今文媵皆作騰案今文義長

士長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鄭本觚作觶注云今文觶作

觚案凡獻無用觶者當從今文

大射儀媵觚于賓　士長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　媵及二

觚字竝從今文

聘禮至于階三讓大夫先升一等　鄭本去三字注曰古文

曰三讓案宜從古文

至于階三讓賓升一等　鄭本亦去三字注曰古文曰三讓

宜從古文

庭實入設　鄭本無入字注曰古文曰入設案此庭實云入

設方見庭實旣出而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不明白矣

宜從古文

醴不拜至　鄭本作禮注云今文禮爲醴案宜從今文

不醴　鄭本作禮注云今文禮作醴宜從今文

對曰非禮也敢　舊本敢下有辭字此傳寫者因注上之辭字而誤衍之也

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　鄭本此下有南上二字注曰古文無南上案經文惟言宰而已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又以下文證之益可見矣蓋傳寫者因下文而衍此二字也

委于鼎西　鄭作奠注曰今文奠爲委案後篇皆作委宜從

會稽徐氏重栞

今文

記加莞席尋玄帛純　上大夫蒲席加莞席　鄭本莞皆作萑注曰今文萑皆作莞案司几筵云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是蒲筵之上宜加莞席也而萑乃葦屬爲物麤惡故司几筵惟於喪事則用萑席似不可用於此禮也宜從今文

覲禮迎于門外　鄭本作外門外注云古文曰迎于門外案聘禮則舍惟有一門而已今文有外門外之文則是有二門也然以行禮之節求之絕無可爲二門之徵且以古文爲正

上左　鄭本上作尙注云古文尙作上案上左云者以左爲上也春秋傳亦有上左之文宜從今文

士喪禮苴絰大搹　搹本作鬲釋文云鬲又作搹案喪服傳亦云大搹今定作搹

乃匕載　匕鄭本作朼注曰古文朼作匕案用匕謂之匕猶設尊謂之尊設席謂之席之類是也或作朼者似後人誤改之以別於其爲器名者而改之不盡故匕朼誤也當從古文

置于西階上　鄭本于下有宇字案宇屋檐也不宜與西階上連文蓋因于字而衍也周官小祝職鄭司農注引此無

字字可以爲據

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　鄭本綏作墮注曰今文墮爲綏案以文意求之當云授祭墮綏皆誤而綏於授字差近

浴不櫛　本云沐浴而鄭注乃云今文曰沐浴則是鄭氏從古文元無沐字也今本記與注首皆云沐浴蓋傳寫誤衍爾

少牢饋食禮長匕　鄭本匕作朼今從古文

緆衣　鄭本從古文緆作錫案錫緆皆誤而緆於緣差近

有司以羊鉶之柶扱羊鉶遂以扱豕鉶　鄭本扱作挹案上經云以挹湆注曰今文挹皆作扱皆此經文也案士昏禮

聘禮賓以柶祭醴二記皆云始扱扱一祭又公食大夫禮曰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鉶之間祭蓋以柶取物而祭則必扱之此亦以柶祭鉶也宜云扱與記同不宜云扼當從今文

南面立于席西　鄭本從古文無南面字宜從今文增二字

其挼祭　鄭本挼作綏案綏挼皆誤當云授祭而古文挼字差近

啐酒皆如尸禮　本云拜啐酒疏曰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文案啐酒不當有拜宜從或本

禮記

檀弓陳莊子死章　孔疏案世本成子恒生襄子班襄子班生莊子伯毛本誤刻作成子當此必前後有公叔文子疏皆云獻公生成子當而誤也當乃常之譌

三禮

昊天五帝　鄭康成定六天之說王肅謂祭天有二冬郊圜丘春祈農事若明堂迎氣皆祭人帝唐以下謂郊祀配天者爲昊天明堂配上帝者爲五帝河南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胡宏曰天言其氣帝言其性案漢

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上帝梁曰天皇大帝至唐始曰昊天上帝鄭氏謂星經之天皇即周官之昊天上以合乎周官而下復合乎從祀於是郊之所至爲昊天而其壇之二等復有天皇焉陳祥道謂五帝無預乎昊天上帝三山林岊曰周之祭上帝亦曰祀天郊祀之天明堂之上帝即一也郊祀從簡爲報本反始以稷配明堂從備爲大饗報成以文王配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焉祭於郊曰天於明堂曰上帝天言兆朕帝言主宰也周官先言祀上帝次言祀五帝亦如之謂大臣之贊相有司備具至其圭幣則五帝各有方色

未嘗與上帝混同也袁清容謂五帝非人帝其所謂人帝者五帝之配耳案周官無明堂郊天之文天官太宰祀五帝則掌誓戒後云祀大神示亦如之鄭謂大神示即天地也是重五帝於大神示也五帝之說盛於月令而周官之言五帝多於祀天而其禮之大者未嘗不與祀天竝而充人掌牲牷止於五帝小司寇之實鑊水納享士師之沃尸及上盥皆止於五帝

祭天名數　祀昊天於圜丘五天帝於四郊復立郊祀明堂而爲二二龍見而雩帝於南郊謂之九祭此康成之說也天惟有一歲有二祭南郊之祭爲圜丘以冬祭其祈農事也

以春祭謂之二祭此王肅之說也梁崔靈恩宗鄭而黜王
謂郊丘不可謂一而五帝之祀同爲天帝明堂之不可廢
猶大雩之不廢也唐以後九祭之名微與鄭異者謂春祈
穀夏大雩秋明堂冬圜丘兆五帝於四郊爲九祭夫鄭氏
之五天帝固不得爲天以圜丘南郊爲二者分帝爲太微
爲天皇而非昊天之本名也祈農者重民食有求于天不
得與南郊明堂比也月令元日祈穀於上帝噫嘻之小序
春夏祈穀於上帝鄭謂此即郊按郊特牲云郊之用辛此
云元日善日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註引
易說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

正孟獻子曰啟蟄之郊則此未啟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大雩變禮也爾雅曰雩號祭也春秋之書雩旱祭也昭公之季年一月而兩書見旱之極也鄭氏謂周雩壇在南郊之旁則非郊天之壇明矣小序春夏祈穀之文鄭氏巳疑之故箋曰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歟夫是歟者疑之之辭也春猶得以祈穀言夏不以祈穀言也孔疏引仲夏大雩以祈穀實爲證是猶小序之失也袁清容定以南郊爲一明堂爲二案祈農雖非變禮要爲祭之次者而元日之祭不得與郊祭並雩則非常祭也

圜丘　圜丘獨見於周官大司樂其本文但言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黃鍾爲宮云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不言祀天也鄭氏釋以爲禘祭又謂天神爲北辰地示謂崑崙此歷代祀天於圜丘所本也王肅知禘之非祀天而謂郊卽圜丘圜丘卽郊其說牽雜崔靈恩亦宗鄭黜王而於郊卽圜丘之說不能正其誤陳祥道謂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燔瘞必於人爲之壇所以盡文按釋圜丘者謂爲自然之丘非人力所爲其說與爾雅合雍鎬近郊宜或有此後代國於平衍之地將人力而爲之耶抑爲壇以象之耶夫大司樂前云奏黃鍾歌

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其樂與圜丘所奏實異則當以黃鍾太蔟爲祀天不當用
圜丘降神之所而遽言爲祀天之所也其祭地也亦當以
太蔟應鍾咸池爲祭地不當用方澤降神之所爲祭地之
所也鄭氏知其說之不通遂釋前天神爲五帝日月星辰
圜丘之天神爲北辰是天神有二矣或曰圜丘祀天之說
非歟曰詩書易春秋儀禮之所不載也秦始皇祠八神地
主之圜丘又漢武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
圜丘二者皆非祀天鄭氏陰取之而不欲明言其事歟謂
南郊卽圜丘北郊卽方丘不知周官四郊非南北郊之郊

詩書春秋之郊非圜丘之制不得合而爲一謂祀天於圜丘者特鄭氏之說初非大司樂之本文也朱子疑大司樂本文胡五峯非圜丘天神降地示出之語

周官無祭地之文而其言近於地者有五曰地示大示土示后土社是也　鄭氏釋地示則曰北郊神州之神卽社稷夫以北郊爲祀地此祀之大者不得合社與稷而言合社與稷是謂三祀非祭地明矣曰大示鄭無明釋或謂大示乃地示之大者祀地以北郊爲大則地示之大者將何以祀之曰土示鄭謂原隰平地之神此又非祀地矣曰后土鄭則直謂后土黎所食者后土官名死爲社而祭之又曰

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其荅田瓊曰此后土不得爲社者聖人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爲社至於太祝建邦國告后土鄭復曰后土社神按召誥之社於新邑社謂后土也甫田以社以方注社后土也禮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則郊卽后土后土卽社社胡宏曰祭地於社猶祭天於郊也故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記曰宜乎社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

祭社稷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祭地示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後世既立社又定北郊失之矣郊祀天也社祀地也謂郊以祀地者非也春秋書魯之郊止於郊天不聞其祀地也用牲幣于社聞于兩社皆天子之制也謂魯爲僭郊社則可以魯郊爲祀地則不可雲漢之詩曰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宮社宮也告天地之禮郊宮爲二則詩之郊亦非祀地也謂社不足以盡地此因諸侯大夫皆得立社遂因此致疑按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后土者建國之始稱若武成告於后土是也左社

會稽徐氏重栞

右社親地之道也此言社之名成於吿后土之後也先儒謂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且社有等差至于州黨族閭愈降獨天子之社爲羣姓而立耳

燔柴泰壇　儀禮覲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祭法亦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法爾雅雖各自爲書其說與儀禮合者獨燔柴無異周官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實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夫周官之柴歸於日月星辰而以禋祀爲祀天是不與儀禮合也

禮器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不壇非燔柴也掃地而祭非
周官之祀也合儀禮周官禮器三書言之實有不同鄭氏
曰禋祀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于日月言實柴于昊天言
禋三祀互相備矣其釋覲禮則曰燔柴祭天祭日也祭天
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崔靈
恩則謂先燔柴及牲玉于丠訖次乃掃地而祭祭天之法
皆於地上以下爲貴故不祭於人功之壇陸佃曰祭天之
禮升煙於太壇奏樂于圜丘所以致天神也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然後掃地而祭樂者陽也其聲無形故奏于自然
之丠煙者陽中之陰其氣有象故燔于使然之泰壇按鄭

會稽徐氏重栞

氏謂禋煙也詩生民之禋祀書禋于六宗禋于文武釋者謂禋祭也又曰精意以享之謂也使從鄭以禋爲煙則六宗之祀不得與上帝竝而祀文武於宗廟又難與燔柴之祭同也鄭以祭天爲祭日祭地爲祭月尤誤圜丘止爲奏樂之所且爲自然之丘崔說不辨而破矣果如其言從壇下埽地而祭則燔柴於人功之壇不可謂質而獨埽地之祭得謂之質矣然則儀禮之燔柴爲末而埽地之祭爲本乎歷考梁陳以來不聞有祭於地下者是崔說有不行也陸以自然爲丘使然爲太壇是祀天之地有二也夫合於周官則太壇未嘗有合於儀禮則燔柴之制無圜丘陸氏

不知歷代祀圜丘之誤其所謂二壇者非也當以覲禮爲主而以祭法輔之泰壇雖不見他書然從古沿襲皆以壇壝爲正覲禮之壝十有二尋周官之王壇同墠司儀之爲壇三成去祧爲壇下至周末齊侯柯之盟有壇鄭人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況祀天欽崇之實哉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鄭氏謂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之始郊日以至魯無冬至祭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祀天示先有事也葉夢得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禮鄭氏

會稽徐氏重栞

以建卯爲日至誣也冬至祭天此周之正禮孟春建寅之郊蓋祈穀之祭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魯郊殆周祈穀之郊故左氏謂啓蟄而郊也或曰郊必以辛周制歟曰此魯禮也夫至日祭則非常以辛也魯之郊雩皆用辛是用辛者魯禮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成王命魯卜從乃郊故魯以卜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然則周郊非辛歟曰周官祀大神則卜日崔靈恩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始用它日是有疑於卜也張橫渠謂日至不必卜日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曲禮曰大饗不

問卜周不用辛有本歟曰召誥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非
辛也至翼日而社非卜也唐武德以冬至祀天孟春辛日
祈穀於南郊能取二說而裁正之

北郊　北郊不見於經周官亦無之而獨見於鄭注鄭氏曰
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澤中之方丘一也正月祭神州
地示於北郊二也是分方丘北郊爲二其說本於匡衡蓋
漢高因北畤而備五帝至建始時方立南北郊衡所引祭
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之說今禮記無北郊之文陳祥
道知其無據也遂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祀天就陽位祀
地就陰位以强合鄭說按大宗伯之本文鄭氏不能釋者

會稽徐氏重栞

有二一曰以血祭以貍沈以疈辜則曰不言祭地此皆地示
祭地可知以黃琮禮地則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
至於大司樂之地示則又曰祭於北郊鄭既以方丘北郊
爲二二而後人合而爲一而不知皆非也

南江札記一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栞

山陰蔡銘恩校

南江札記卷三

餘姚邵晉涵

孟子

梁惠王　古今人表魏惠王第六等

叟　說文云叜老也或作傁史記集解魏世家引劉熙注云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方言云東齊魯衞之間凡尊老謂之傁

亦有仁義而已矣　易繫辭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禮小宰疏引孟子作對曰何必曰利王則曰何以利吾國則國危矣荀子大略篇上好富則民死利矣民語曰欲富乎忍

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則人民之行

如此安得不亂

王在靈囿　呂氏春秋重已篇高誘註云畜禽獸所大曰苑

小曰囿說文云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

白鳥鶴鶴　說文云翯鳥白肥澤皃詩曰白鳥翯翯

於牣魚躍　說文云牣牣滿也

時日害喪　韓詩外傳卷二桀云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云

兵刃既接　說文云刃刀堅也

魚鼈不可勝食也　王制云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鄭

註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

雞豚狗彘之畜　說文云豚小豕也彘豕也後蹏廢謂之彘
方言云豬關東西或謂之彘其子或謂之豚
斧斤以時入山林　周書文傳解曰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
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大聚解云
旦聞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夏三
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
勿奪其時　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
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
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禮運云用民
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鄭註不奪

農時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王制云班白不提挈鄭註雜色曰班淮南泰族訓云𩬊白不戴負高誘註𩬊白頭有白髮
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春官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後鄭云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淮南繆稱訓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高誘註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檀弓云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晉國　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

寡人恥之　史記魏世家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

壯者以暇日　說文云暇閑也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鄭註春官小胥云撻猶扶也又註夏官司甲云甲今之鎧也

望之不似人君　呂覽樂成篇注引孟子作望之而不似人君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　古今人表齊宣王辟疆威王子弟六等齊桓公小白第五等晉文公第四等

保民而王　說文云保養也

將以釁鐘　說文云釁血祭也

王若隱其無罪　文選座右銘注引劉熙註云隱度也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大戴禮記保傅篇云于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是折枝之類也　後漢書註引劉熙注云折枝若今之按摩也張皓傳論陸善經注云折草樹枝見音義上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

便嬖　說文云便嬖愛也

商賈　鄭註冢宰云行曰商處曰賈

然後驅而之善　韓詩外傳卷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鄭註冢宰云所以敺之內之於善

郊關　說文云距國百里爲郊杜子春周禮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

囿　靈臺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昆夷　漢書匈奴傳周西伯昌伐畎夷氏顏師古注畎夷即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曰犬戎自隴以西有之

獯鬻　史記周本紀作薰育

句踐　古今人表越句踐允常子第四等

以遏徂莒　毛詩作徂旅毛傳以徂爲往旅爲衆鄭箋以徂爲國名蓋本於魯詩以阮徂共爲三國也趙注以徂莒爲伐莒與毛鄭異韓非子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是文王有克莒之事趙注所本也呂覽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高誘注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

雪宮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雪宮離宮之名也雪賦　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縣即齊故都東北六

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晏子　古今人表晏平仲第二等
省斂　說文云斂收也
一豫　文選注秋行曰豫東京賦廣秋豫以收成
睊睊　說文云睊視皃
畜君者　呂覽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高誘注畜好也
文王之治岐也　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鄭註古者謂殷時
案市之所譏如王制所云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

車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耕者九一　韓詩外傳卷三　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

關　王制云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鄭註關竟上門譏呵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

孤　王制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孔疏云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尙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黃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

也

公劉 古今人表公劉第二等史記周本紀云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

太王 古今人表太王亶父姜女第三等

姜女 史記周本紀云太姜生季歷正義引列女傳云太姜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

有託其妻子 說文云託寄也方言云託寄也凡寄爲託

湯放桀武王伐紂 古今人表發是爲桀第八等辛是爲紂第九等革彖傳云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

矣哉干寶曰革天地成四時誅二叔除民害天下定武功
成故大矣哉也九四云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
信志也干寶曰爻入上象以喻紂之郊也以逆取而四海
順之動凶器而前歌後舞故曰悔亡也中流而白魚入舟
天命信矣故曰有孚甲子夜陳雨甚至水德賓服之祥也
故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一夫紂　荀子議兵篇引泰誓曰獨夫紂
彫琢　說文云琱治玉也琢治玉也
武王是也　革卦彖詞巳日乃孚革而信之干寶曰天命巳
至之日也乃孚大信著也武王陳兵孟津之上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未可
也還歸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爾乃伐之所謂巳日乃孚
革而信也六二云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是則革之初二
武王以之
文王是也　革初九云鞏用黃牛之革干寶曰在革之初而
無應據未可以動故曰鞏用黃牛之革此喻文王雖有聖
德天下歸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義也
霓　說文云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陰气也
鬩　說文云鬩鬭也孟子曰鄒與魯鬩劉熙注鬩構也構兵
以鬭也

邠　說文云邠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又云美陽亭卽豳
也民俗以夜市有豳山
岐山　說文云𨙸周文王所封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从邑
支聲𨙸或从山支聲因山以名之也升六四云王用亨于
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崔憬注云此象
太王爲狄所逼徙居岐山之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
五倍其初通而王矣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以其用通避於
狄難順於時事故吉无咎
從之者如歸市　呂覽審爲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
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

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
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
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
於岐山之下

魯平公　古今人表魯平公景公子第七等

樂正子　古今人表樂正子第四等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樂
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尅褚淵碑

嬖人有臧倉者　抱朴子外篇卷二名實篇二十夫賢常少
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讒人相汲
引而柴正路賢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犯而負乘

之羣輿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故子西遜大聖之仲尼臧倉
毀命世之孟軻
公孫丑　古今人表公孫丑居第三等
當路　文選注引綦毋邃註云當路當仕路也詠懷詩
子路　古今人表子路第三等
管仲　古今人表管仲第二等
曾西　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鄭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
由反手也　爾雅釋言云猷若也猷與由通
武丁　古今人表武丁第二等

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古今人表微子箕子比干第二等膠鬲微中第四等又以宋微中子啟爲第五等是以微仲與宋微仲爲二人也高誘主術訓註比干紂諸父也箕子紂之庶兄馬融易註云箕子紂之諸父　集解廿九三云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干寶曰此託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任謂微箕之倫也故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

民不改聚矣　方言云萃集也東齊曰聚

置郵　説文云郵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字書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顏師古漢書註曰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

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謂之馹騎呂覽上德篇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功必倍之　呂覽愼勢篇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者窮苦之救也

孟賁　呂氏春秋必己篇云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面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

曾子子夏　古今人表曾子子夏第三等

配義與道　陸善經注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無是餒也

音義

揠　方言云揠拔也東齊海岱之間曰揠郭注云今呼拔草心爲揠

芒芒　方言云茫遽也吳揚曰茫

子貢　古今人表子貢第三等

冉牛閔子顏淵子夏子游子張　古今人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第二等子夏子游子張第三等

則具體而微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運命論古詩十九首

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

姑舍是　文選注引應劭曰舍置也幽通賦

乃所願　方言云願欲思也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此孟子所以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而不動心也

宰我有若　古今人表宰我第三等有若第三等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淮南泰族訓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

迨天之未陰雨　爾雅釋言云迨及也方言云東齊曰迨

徹彼桑土　方言云杜根也東齊曰杜郭注云詩曰徹彼桑

杜是也詩釋文云韓詩作杜

尊賢使能　周官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興賢四曰使能鄭註賢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疏引鄉大夫云興賢者出使長之興能者入使治之是賢有六德六行者能者直六藝而已

俊傑在位　淮南泰族訓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又云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廛　說文云廛一畝半一家之居

氓　地官遂人以下劑致甿鄭註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淮南修務訓以寬民氓高誘註野民曰氓

仰之若父母矣　周書大聚解云稱賢使能官有材而士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

伯夷　古今人表伯夷叔齊第二等

浼　說文云浼汙也

袒裼裸裎　袒說文作但裼也嬴但也或作裸裎但也裼但也

爾焉能浼我哉　說文引孟子曰汝安能浼我方言云浼洿也東齊海岱之間或曰浼案洿與汙同

隘與不恭　文選註引綦毋邃注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

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詠懷詩

趙注孤竹君之長子　案論語釋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

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諡一本名也叔齊名智字公達

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鄭註夏官掌固云固國所依阻者也

國曰固野曰險又註大司馬云固險可依以固者也案掌

固云若有山川則因之鄭註山川若殽皐河漢

趙注君其使鶴戰　呂氏春秋忠廉篇翟人攻衛其民曰君

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

余焉能戰

醫來　說文云醫治病工也

曾子曰　韓詩外傳卷二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

爵一齒一德一　太宰鄭註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賈疏云三者天下通達行之爵即賢者爲大夫能者爲士皆是用德爲爵又云齒也者謂若黨正飲酒之禮六十已上在堂上以齒

學焉而後臣之　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註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淮南覽冥訓高註亦引孟子曰王者師臣也

地醜德齊　方言云醜同也東齊曰醜

趙注孟子之從昆弟　周頌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魯頌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孔疏引詩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葢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

賾　文選注引倉頡篇云賾財貨也赭白馬賦案顏延年讌曲水詩注引孟子作賾

餘裕　方言云裕道也東齊曰裕

恔　方言云恔快也東齊海岱之閒曰恔

爲天吏　說文云吏治人者也

管叔　古今人表管叔鮮第九等周書克殷解云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大匡解云維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

如日月之食　淮南泰族訓君子之過也猶月日之蝕何害於明

龍斷　陸善經注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　音義

晝　劉熙注云晝齊西南近邑音獲　史記注八十二

魯繆公子思泄柳申詳　古今人表魯繆公元公子第四等子思第二等泄柳申詳第三等檀弓云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鄭註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

會稽徐氏重栞

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

高子　古今人表高子第四等

其間必有名世者　文選注引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聖賢未出其中有命世者蘇武書荅

吾得見王　荀子大略篇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滕文公　古今人表滕文公第三等

趙注改考公爲定公　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鄭註考或爲定

成覸　案覸當作䚋說文云䚋很視也从覞肩聲齊景公之

勇臣有成覸者

公明儀　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孔疏云子張之喪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爲章職焉公明儀又爲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是也

絕長補短　天官醫師疏引孟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可以爲善國乎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醫師鄭註引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引此文無若字醫師疏引趙註云逸書也藥使人瞑眩悶亂乃得瘳愈猶人敦德惠乃治也說文七下

宀部云㝊寘合也讀若周書若藥不眄眩方言云凡飲藥傅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郭注云瞑眩亦今通語耳方言又云南病愈者謂之差或謂之瘳韋昭國語注云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

諸侯之禮　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孔疏云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爲食故曰食也

聽於冢宰　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

宰三年

哭泣之哀　檀弓孔疏云有聲之哭無聲之泣竝爲哀

弔者大悅　爾雅釋詁云悅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引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孔疏云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

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註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去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惟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

殷人七十而助　說文云商人七十而耡耡借稅也

周人百畝而徹　劉熙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

孝經疏三

雨我公田　夏小正云正月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

者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呂氏春秋卷十三務本篇引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高注云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而及私也

野 說文云野郊外也

五十畝 說文云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或作畆

出入相友 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鄭康成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賈疏云引孟子鄉田同井者以證友是同井之友但鄉遂爲溝洫不爲井田而云鄉田同井者鄉遂雖不爲井田亦三三相任以

出稅與井田同故云同井或解同井水義亦通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　淮南脩務訓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闇生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又齊俗訓引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
捆　方言云捆就也說文云捆絭束也
趙注猶叩椓也　丁氏音釋云椓擊也音義

以釜甑爨　說文云鬴鍑屬或作釜䰛鬵屬爨齊謂之炊爨

瀹濟漯　說文云泲沇也東入于海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

決汝漢　說文云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漢漾也東爲滄浪水

排淮泗　說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泗受泲水東入淮

樹藝五穀　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詩曰我埶黍稷淮南修務訓播種五穀高誘注菽麥黍稷稻也

逸居而無教　說文云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舜以不得禹皐陶　大戴禮記王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大哉堯之爲君　韓詩外傳云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折中者皐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

秋陽以暴之　文選注引綦毋邃註云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安陸王碑

虆　詩釋文引劉熙註云虆盛土籠也緜篇之丁氏音釋云虆土籠也梩土轝也音義

直尋　方言云尋長也海岱大野之間曰尋自關而西秦晉梁益之間凡物長謂之尋周官之法度廣爲尋

志士不忘在溝壑　韓詩外傳卷二巫馬期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

趙簡子王良　古今人表趙簡子第七等王良第五等呂氏春秋審分覽云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高誘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案郵無恤字伯樂一字子良

詭遇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東都賦 / 西京賦陸善經注詭計以要禽也音義

趙注王良善御者也　淮南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

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
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
世皆以爲巧高誘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
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
有王良星是也

景春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景春孟子時人爲縱橫之術者
七發

公孫衍張儀　淮南泰族訓云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
權一切之術也古今人表犀首第五等張儀第六等

三月無君　玉藻云無君者不貳采鄭注大夫去位宜服元

端元裳孔疏此謂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別服此元端元裳

媒妁　丁氏音釋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

音義

入則孝出則悌　淮南泰族訓云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

葛伯　古今人表葛伯第八等

犧牲　說文云犧宗廟之牲也牲牛完全

餉　說文云餉饟也周人謂餉曰饟

篚厥玄黃　說文云匪器似竹篋从匚非聲逸周書曰實元

會稽徐氏重栞

黃于匪

救民於水火之中　井九三象云求王明受福也干寶曰周

德來被故曰王明王得其民民得其王故曰求王明受福

也

趙注古尚書百二十篇　案百二十篇見鄭氏書論引緯詳

見萬章篇

戴不勝　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楊倞注

云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

莊嶽　炳燭齋隨筆云左氏襄二十八年傳得慶氏之木百

車于莊昭十年傳又敗諸莊襄六年傳戰于莊郎此莊也

襄二十八年傳反陳于嶽卽此嶽也皆齊街里之名

薛居州　古今人表薛居州第四等

段干木　古今人表段干木第三等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

脊肩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脊肩竦體也解嘲

夏畦　說文云田五十畝曰畦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顏延年和謝靈運詩又云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懷縣詩又見史記索隱二十八文小異

赧赧　方言云赧愧也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說文云赧面慙赤也郭氏方言註引小爾雅云面赤愧曰赧

今茲　呂氏春秋任地篇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註茲年也

巢窟　說文云樹上曰巢又云窟物在穴中皃

菹　文選注引綦毋邃注云澤生草言菹菹與沮同蜀都賦

沛澤　公羊僖四年傳大陷于沛澤之中何休註草棘曰沛漸洳曰澤後漢書注引劉熙注云沛水草相半崔駰傳

飛廉　古今人表飛廉第九等

滅國者五十　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何休註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　公東征四國是皇

天子之事也　李厚菴云孟子所謂天子之事猶云天子之史也列國皆有史以記一國之事而夫子乃尊周故爲天子之史

知我罪我　史記集解四十七引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墨翟　古今人表墨翟第四等

禹抑洪水　史記河渠書云禹抑鴻水索隱云抑遏也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

陳仲子　古今人表於陵子中第六等

日無見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螬蟲

也李賓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 張景陽雜詩

彼身織屨妻辟纑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仲子自織屨妻紡

纑以易食也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纑也 張景陽雜詩　方言云

纑謂之縝郭注謂纑縷也

⿰骨戚　說文云⿰骨戚骬⿰骨戚也

巳頻顣曰　文選注引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

顰憂貌也 弔魏武文

離婁　後漢書註引愼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

後漢書陳元傳云離朱不爲巧眩移目注云離朱黃帝時

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淮南原道訓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

步之外高註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修務訓高註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

趙注黃帝亡其玄珠　淮南人間訓黃帝忘其元珠使離朱捷剟索之

公輸　淮南本經訓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高註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淮南修務訓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古今人表公輸第五等

師曠　古今人表師曠第五等淮南原道訓師曠之聽合八風之調高注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卦之風聲

也

爲高必因丘陵　禮器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工不信度　說文云度法制也淮南泰族訓聖人一以仁義

爲之準繩

泄泄　說文云呭多言也詩曰無然呭呭又云詍多言也詩

曰無然詍詍

是由惡酔而强酒　說文云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

一曰潰也

家之本在身　呂覽執一篇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

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

以國為天下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
宙窮日月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

其麗不億　說文云嚴數也本方言

滄浪之水　說文云滄浪水也南入江

得其心有道　韓詩外傳云卷三巳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
欲衣食也巳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巳惡衰乏
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
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巳矣

叢　說文云叢聚也

獺　說文云獺如小狗也水居食魚又云猵獺屬或作獱

趙注獺獱也　文選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獱似狐青色居
水中食魚羽獵賦

伯夷辟紂　史記周本紀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
老盍往歸之

太公辟紂　井初六云井泥不食干寶曰井而爲泥則不可
食此託紂之穢政不可以養民也呂氏春秋首時篇太公
望東夷之士也

眸子　說文云眸目童子不正也徐鉉云眸目童子也說文
直作牟秋官小司寇云目聽鄭註云觀其眸子視不直則
眊然曾子立事篇云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

中則播于外也

廋　方言云廋隱也郭注謂隱匿也

趙注瞳子　釋名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

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

涫于髡　古今人表涫于髡第五等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　方言云間非也格正也又

云讁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讁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說文云譽稱也殸毀也

趙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　韓詩外傳卷一云窮其身而約

其親者不可與語孝又云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負夏　史記舜本紀云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元曰負夏衞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云販於頓邱就時負夏鄭注檀弓云負夏衞地

鳴條　夏本紀云桀走鳴條集解引鄭元曰南夷地名

畢郢　史記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周本紀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高誘註云畢程畢豐逸周書大匡解云惟周王宅程案古文程與郢通如史記高祖功臣表吳程漢表作吳郢括地志云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

得志行乎中國　韓詩外傳作然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　古今人表鄭子產第二等

杠　張氏音釋云杠方橋也音義

草芥　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

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檀弓云穆公問于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孔疏云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註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註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

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註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
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
則大夫身不爲服惟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註
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掃其宗廟言其以道
去君而猶未絕也註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郊
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巳絕則不
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
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巳
去而絕者惟妻與長子服之巳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
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巳絕之後不服

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難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爲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

有故而去　通典引綦毋邃曰有故謂有他故不得不行或避怨仇者也卷九十九禮典

趙注爲鵲蒙害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夫戴鵲遭害則仁

鳥增逝顏師古注曰戴鵀也仁鳥鸞鳳也

源泉混混　說文云原水泉本也泉水原也混豐流也

禹惡旨酒　呂覽弗躬篇狄儀作酒淮南修務訓儀狄作酒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淮南泰族訓云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遏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　丁氏云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　音義

其文則史　說文云史記事者也韓詩外傳卷一楚史援筆

而書之於策

逄蒙學射於羿　古今人表羿第九等逄門子第八等呂覽具備篇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逄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

庾公之斯尹公之他　古今人表尹公佗庾公差公孫丁俱六等

西子蒙不潔　淮南修務訓云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高誘註云西施古之好女文選注引愼子曰毛嬙先施天下之佼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

會稽徐氏重栞

皆走易之以元裼則行者皆止 四子講德論

禹之行水也　淮南原道訓云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高註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

匡章　高誘呂覽不屈篇註云匡章孟子弟子也

良人　文選注引劉熙註云婦人稱夫曰良人 秋胡詩

中庭　鄭註檀弓云中庭寢中庭也

萬章　古今人表萬章第四等

長息公明高　古今人表公明高第四等長息第四等

恝　說文云忿忽也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呼介切

九男二女百官　呂氏春秋去私篇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

而授舜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嗣子不在數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淮南泰族訓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高誘注堯有九男古今人表娥皇舜妃女罃舜妃俱二等

多就之者　呂覽十四愼人篇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

趙注尚書凡百二十篇　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趙氏所云百二十篇與鄭氏同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史記索隱云孟子取尚書文史記集解引劉熙曰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古今人表鼓叜象俱第八等

忸怩　方言云忸怩慙䟗也楚郢江湘之閒謂之忸怩晉語君忸怩顏注忸怩慙貌

汝其于予治　史記索隱云葢欲令象共我理臣庶也

共工驩兜三苗鯀　古今人表共工驩兜三苗鯀俱第九等

殺三苗　說文云七下宀部竄塞也讀若虞書曰竄三苗之竄張

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之地

幽州　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閻若璩云即今密雲縣

崇山　通典云澧州澧陽郡理澧陽縣本漢零陽縣地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

三危　隋書地理志云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云山在河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

羽山　漢書地理志云在東海郡祝其縣閻若璩云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

故源源而來　說文云源徐語也孟子曰故源源而來
語云　呂覽舉難篇云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
禹以貪位之意
岌岌乎　文選注引司馬彪漢書注云岌岌危也應劭曰欲
毀壞之意諷諫詩
孑遺　方言云孑盡餘也周鄭之間曰盡或曰孑青徐楚之
間曰孑
夔夔　案夔夔猶躬躬也史記魯世家躬躬如畏狀徐廣曰
躬躬謹敬貌一本作夔夔
諄諄　說文云諄告曉之孰也

南河之南　史記集解引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文選注引南河之南河南卽河陰也張子房詩閻若璩云禹都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五里與堯舜所都皆在河北大河之南則豫州也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史記集解引劉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

十有七年　夏本紀云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集解引劉熙曰若此則舜格於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與

陽城　史記集解引劉熙曰今潁川陽城縣是也案漢潁川

有陽城縣以山得名張守節正義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閻若璩云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

箕山之陰　史記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集解云案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嵩高之北正義云箕山一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南十三里

丹朱之不肖　史記堯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索隱引鄭元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書逸篇云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漢書律歷志引帝系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丹淵見范汪荊州記及括地志

禹啟益　古今人表禹第一等啟伯益第二等朱商均俱第
八等
伊尹湯太丁外丙仲壬太甲　古今人表太丁伊尹太甲第
二等太甲太丁子又云外丙太丁弟中壬太丁弟第四等
湯第一等
莘　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
莘國地
顏讎由　古今人表顏讎由第五等彌子瑕雍渠第九等雍
渠黎且子
桓司馬　古今人表宋桓魋第七等

司城貞子　古今人表陳司城貞子第五等

何以爲孔子　夫虬螭不可以緡致麟虞不可以機誘二語用抱朴而反之況大聖而可以利動乎

百里奚　古今人表百里奚第三等秦繆公第四等井伯第六等虞公第八等宮之奇第三等案左傳僖五年傳云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記晉世家作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張守節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梁劉峻世新說語注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

垂棘之璧屈產之乘　呂覽權勳篇註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

駿馬者是也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左傳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劉昭續漢志注同

宮之奇諫　淮南泰族訓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

伯夷　韓詩外傳作伯夷叔齊

頑夫廉　後漢書王暢傳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錢詹事云貪與廉相反當從貪爲是案丁鴻傳亦作貪

由由然不忍去也　韓詩外傳卷三作愉愉然不去也

爾焉能浼我哉　韓詩外傳作彼安能浼我哉
薄夫敦　韓詩外傳作薄夫厚
接淅而行　說文引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滰浚乾漬米也淅汏米也
聖之時者也　韓詩外傳作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周室班爵祿也　方言云班列也
上農夫食九人　呂覽上農篇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春官內史云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敢問友　說文云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　晉語云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韋昭注云鬬臣扞難之士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求牧中俱第四等

費惠公　古今人表費惠公第四等

顏般王順　古今人表顏般作顏敢王順作王慎第四等

晉平公亥唐　古今人表晉平公第七等亥唐第六等抱朴

子外篇卷一欽士篇卷十三　晉文接亥唐郄痺而坐不敢正
迭爲賓主　尙書大傳云尙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鄭註云
尙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作儀禮儀
也謂祭太室之禮堯爲舜賓也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注
凡民罔不譈　說文云憝怨也周書曰凡民罔不憝
於季桓子見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衞孝公公
養之仕也　古今人表衞出公輒第八等季桓子第九等
衞靈公第九等
衞孝公　公羊以石曼姑圍戚爲伯討史記李斯列傳趙高語
衞君殺其父而衞國載其德孔子蓍之不爲不孝此蓋當

時黨於出公者爲此言殁而稱爲孝公也

會計當而已矣　說文云計會也算也

繆公之於子思也　鄭註檀弓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孔疏云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寍寍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曾孫也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下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鄭註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春秋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何休註云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

者仕爲行道道不行義不可以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
惡君也諫有五一曰諷諫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
城季氏自墮之是也二曰順諫曹羈是也三曰直諫子家
駒是也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五曰贛諫百里子蹇叔
子是也

桮棬　張云桮棬屈木爲之也丁云方言曰海岱之間謂盌
爲棬　音義

湍水　說文云湍疾瀨也瀨水流河上也許氏註淮南子曰
湍水行疾也淮南地形訓高誘注云湍急流悍水也

人無有不善　呂氏春秋盡數篇高註引孟子曰人性無不

善

搏而躍之　張云搏以手擊水音義

其性亦猶是也　韓詩外傳卷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

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

孚育積日累久則不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王扶攜

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

白羽之白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孟子以爲白羽之性輕

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

以爲三白之性同祭屈原文

故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卷六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

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多賴　說文云賴贏也呂氏春秋離俗覽云則必不之賴高誘注云賴利也一曰善也

麰麥　說文云麥芒穀秋穜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又云麰來麰麥也

櫌之　丁云櫌壅苗根也音義

屨　方言云屨履也自關而西謂之屨

蕢　說文云蕢艸器也

姣　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

牛山　舊注云南小山曰牛山見續漢志注韓詩外傳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

奕　說文云奕圍棊也方言云圍棊謂之奕自關而東齊魯之間皆謂之奕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韓詩外傳卷四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

拱把之桐梓　淮南繆稱訓交拱之木無把之枝高注拱把把握也尚書大傳云七日大拱鄭註兩手搤之曰拱

心之官則思　周書武順解云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令聞廣譽施於身　荀子大略篇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聞遠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說文云木下曰本木上曰末方言云度高爲揣

岑樓　方言云岑高也

紾　方言云軫戾也郭注相乖戾也

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摟牽也琴賦

文王十尺　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雒書靈聽云蒼帝姬昌日角鳥鼻高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

烏獲　呂氏春秋重巳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高誘註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

徐行後長者　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

高叟之爲詩也　丁云爲猶解說也音義

磯　說文云大石激水也

趙注尚或墐之　丁云墐路旁冢也　音義

趙注伯奇仁人而父虐之　說苑曰王國君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爲太子言王曰伯奇好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讓伯奇伯奇出使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巳自投河中韓詩外傳卷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

伊尹也　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淮南泰族訓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

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淸以危爲寍也

公儀子　古今人表公儀休第三等

不用賢則亡　韓詩外傳卷七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淮南泰族訓云善言歸於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又云此異行而歸於善者

謳　說文云謳齊歌也

華周杞梁之妻　古今人表齊杞梁殖妻華州第四等顏師古曰卽華周也

荒蕪　說文云荒蕪也一曰艸掩地也蕪薉也

棓克　方言云棓深也郭注棓克深能大雅云曾是棓克釋文云聚斂也丁云棓深也　音義

摟　爾雅釋詁云摟聚也

則有慶　王制云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白虎通德論卷一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廬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

葵丘　左氏莊八年傳云戍葵丘杜注云葵丘齊地臨淄縣

西有地名葵丘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杜注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孔疏引釋例以爲宋地又辨晉地之誤司馬彪郡國志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

曲防　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漢書賈讓疏云隄防之作近起戰國

逢君　方言云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

南陽　公羊傳使高子將南陽之甲注南陽齊下邑

訑訑　張云訑吐禾切蓋言詞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

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詑不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耆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訑卽不合注意當借讀爲詑音怡說文詑沇州謂欺曰詑从言它聲 音義

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　荀子大略篇云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臣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奉妒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薉孽也

傅說　古今人表傅說第二等

版築　文選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版牆上下版築杵頭鐵沓也

孫叔敖舉於海　古今人表孫叔敖第三等潛夫論蔿章者

王子無鈞也孫叔敖蔿章之子也楚語撫有南海韋注南
海羣蠻也呂覽贊能篇云沈尹莖謂孫叔敖曰子何以不
歸耕乎高注欲令孫叔敖隱也案荀子呂氏春秋竝以孫
叔敖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陸云言憂患者以生全
安樂者得死亡也音義
非正命也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
自處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
好干上耆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
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

也

不恥不若人　呂氏春秋貴公篇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高誘註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人也

雖勞不怨　兌彖傳云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于神明　音義

趙注孩提二三歲在襁褓　丁云褓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于背上下聲類曰緥者小兒

被子也音義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竟陵王行狀

趙注盎視其背而可知　陸云如負之於背音義

易其田疇　說文云疇耕治之田也

太山　文選注引孟子曰泰山之高參天入雲發臨海嶠詩

摩頂放踵　文選注引孟子云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注致至也詣建平王書

子莫執中　陸云子等無執中音義

易其介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長笛賦

不素餐兮　上林賦云悲伐檀李善注引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

猶棄敝蹝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蹝草履可履北山移文

自范之齊　漢書地理志東郡有范縣錢詹事云此即齊之西境趙世家云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謂范魁趙地蓋在齊趙之界本齊地而亦可屬趙也

獸畜之也　文選注引劉熙注云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補亡詩

有達財者　陸氏云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音義

君子之所以敎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喻蔽篇云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鍼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期於救死存身而已

彀率　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于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　音義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上曲禮云毋放飯毋流歠鄭註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歠嫌欲疾孔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粘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于會會謂簋蓋

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
傷廉也上曲禮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鄭註云決猶斷
也孔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
決斷而食之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腊也堅刃不可齒決
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呂覽不屈篇云當惠王之時五
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高
誘註云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爲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
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西溪叢語曰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

盡信書不如無爲書

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　呂氏春秋簡選篇云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貴因篇云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音義引丁云虎賁先儒謂如猛虎之奔

若崩厥角稽首　古者角與厥通高誘淮南本經訓注云副讀詩蹶角之蹶錢詹事云漢書諸侯王表亦有厥首稽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

猶頓地也丁云頷卽頷字屖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

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 音義

被袗衣 陸云袗衣之美者 音義

二女果 說文云婐婉也一曰女侍曰婐讀若騧或若委从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婐

民爲貴 荀子大略篇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

孔子之去魯一節 經傳時有重文內則孔疏云記者重而錄之後人雖知其重因而不去愼疑不敢刪易也

貉稽　丁引纂文云俗人姓也 音義

苙　方言云苙圂也郭注謂蘭圂也丁云苙欄也圈也 音義

是以言餂之也　方言云銛取也郭注謂挑取也西溪叢語引玉篇有餂字與甜同西溪叢語引章指作取人不失其臧否無知字

嘐嘐　說文云嘐誇語也

趙注琴張　左傳昭二十年正義引賈逵鄭衆說皆以琴張爲子張郎顓孫師是趙氏所据者賈鄭之說也王應麟譏趙氏不知左傳有琴張豈知趙氏正用左傳哉

太公望散宜生　古今人表師尚父散宜生俱第四等又云

女皇堯妃散宜氏女

題辭著書七篇　文選注引傅子云昔仲尼既沒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辨命論謂之博文　鄭註曲禮無雷同引孟子曰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南江札記三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栞

山陰蔡銘恩校

南江札記卷四

餘姚邵晉涵

史記

五帝本紀詩言意　以意易志疑後漢人避桓帝諱所改也

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此碑乃作意伯疑其避桓帝諱故改焉

殷本紀注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　按漢書公卿表建平紀元凡四年無長卿其人爲御史者

封紂比干之墓　當作封比干之墓封紂子武庚祿父此傳寫之誤

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後　後作始

高圉立子亞圉立　上立字作卒字

明年敗耆國　耆即黎

虎賁三千人　千字當作三百人從書序

肆犯　犯作祀

擯而去之　去一作藏

秦本紀十四年更爲元年　改元始此

屈罔　罔作匄

秦安君攻皮牢　一本無君攻二字疑脫

秦始皇本紀昌平軍徙於郢　軍當作君

三十六郡　劉原父刊誤謂秦三十六郡無鄣郡殊不知秦初立三十六郡後不無更置高帝紀以故東陽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荊王是楚漢之際已有鄣郡矣裴駰注史記以鄣郡足三十六郡之數晉書地理志以鄣郡爲秦置

發北山石槨　槨疑衍

秦楚之際月表然虐在位　虐作後

高祖功臣年表十二　高祖在位十二年也下倣此

平陽七　自六年至十二年凡在高祖世七年也

廣嚴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呂甌元年　呂作台

漢書

高祖本紀秦二年秦泗川監　地理志作泗水郡川字譌

元年與父老約法三章耳　此約法與上苛法對因紀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法改約字爲讀始厚齋王氏然文紀中宋昌有約法令之語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非一當從舊也

十一年御史大夫吕下郡國　臣瓚注周昌巳爲趙相御史大夫是趙堯耳按當時御史大夫行趙相事趙堯特以御史守御史大夫故詔書仍言昌也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　西漢紀年考異云考荀紀五月無后字七月無崩字葢荀悅之時漢書本尚未譌謬也

惠帝紀二年郃陽侯仲虖　子封王而父仍侯爵

武帝紀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　應劭注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按五年南越反楊僕始拜樓船將軍事在徙關之後應注似非覈實

宣帝紀皇太后歸長樂宮　宣帝秋七月卽位十一月太后乃歸長樂宮懲昌邑前事也

後漢書

光武帝紀初爲春陵家訟逋租于尤　注所引東觀記壬寅前書作乙未朱福卽朱祜

南䜌　通典唐鉅鹿漢南䜌地漢鉅鹿今平鄉也

羛陽　注云羛陽聚名屬魏郡又引杜預左傳注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戲與羛同按說文墨翟書義从弗魏郡有羛陽鄉讀若錡則與戲不同

三國志

武帝紀建安元年冬十月公征奉　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大破瓊等　注采曹瞞傳曰公意欲不殺按靈帝時瓊爲左軍校尉與魏武皆西園八校尉之一故欲活之

十五年下令注以及子植兄弟　植乃桓字之訛對臣下不

以稱子之字爲嫌觀陳思傳注中所載諸令屢稱子建此

決爲子桓也

文帝紀禪位注　許芝引易初六履霜陰始凝也無堅冰二

字

黃初二年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自後遂無水旱劾

三公之事然燮理之事微矣

到皆試用　左雄限年之法至此復變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應在昭烈伐吳喪敗

四年癸卯月犯中央大星　四月癸巳漢昭烈帝崩

明帝紀四年置崇文館徵書善屬文者充之　王肅爲祭酒

景初元年改太和歷爲景初歷　景初歷尙書郞楊偉所造

詳宋書　曹爽有參軍楊偉疑卽斯人

歷志

三少帝紀五年五月巳丑高貴鄕公卒年二十　公羊傳曰

公薨何以不地不忍地也書高貴鄕公卒其猶有良史之

風歟抽戈犯蹕若直書之則反得歸獄成濟今公卒之下

詳載詔表則其實自著而司馬氏之罪益無可逃所謂微

而顯順而辨也史通論之未識變例之旨

夏侯尙傳注采魏氏春秋元之執也衞將軍司馬文王流涕

請之　按以三少帝傳證之文王時爲安東將軍亦非衞

將軍也

管寍傳王烈者字彥方　本爲彥考後漢書注可據方字寡
學者所定也北宋本正作考
劉馥傳馥子靖　靖字文恭見水經注第十四卷中
杜畿傳注采杜略以孟康代恕爲宏農　按此孟康即注漢
書者顏師古曰安平廣宗人
任城陳蕭王傳　三王以母弟故別爲一卷後卷以母貴賤
爲次其猶春秋之敎歟
鄧哀王沖傳孫權曾致巨象　孫策以建安五年死時孫權
初統事至建安十五年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士燮率兄
弟奉承節度此後或能致巨象而蒼舒巳於建安十三年

前死矣此事疑妄飾也置船刻水疑算術中本有此法能
改齋漫錄引符子所載燕昭王大豕命水官浮舟而量之
事
劉劭傳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類書疑始於
此按楊俊傳注中所引魏略皇覽凡四十餘部部有數十
篇通合八百餘萬字乃王象一人撰集與此互異
徐宣傳帝船囘倒　囘卽桅也古字通
楊阜傳阜常見明帝著帽被縹綾半褎袖　褎袖古今字下
一字衍宋書五行志帽上有繡字無袖字
郭淮傳　蜀建興八年當魏太和四年魏延破郭淮於陽谿

詳見魏延傳而淮傳諱之王昶傳亦諱東關之敗

毋邱儉傳　高紀注曼邱毋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作母者誤史通音貫是也

鄧艾傳事皆施　御覽作皆如艾計下有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而行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睢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屯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凡九十四字下接每東南有事云云　按冊府引此亦曰鄧艾傳則悉是承祚本書後來所當刊正也

方技傳直宋無忌之妖　急就篇注古有仙人宋無忌此云
妖未詳又見封禪書注引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無忌蓋
其人火仙也以入竈故以爲妖
二牧傳注陳壽益部耆舊傳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按孟子趙注云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皆錄之
於春秋二語必經師相傳之語
張魯母有少容　蓋能久視之意後漢書作有姿色蓋范欲
醜之甚其詞耳
先主傳　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
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蓋以始封之明年爲元年也

此云元狩六年少十年矣恐誤續漢書百官志宗正卿下注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補注胡廣曰又歲一治諸王世譜差序次第故西京枝屬其後衰者猶皆可考

國不置史　蜀吳之主雖均曰傳然皆編年紀事於史家之例實亦紀也紀則災異當詳書而舊史闕其承傳故用此自明非持此以毀諸葛

諸葛傳　蔡中郎集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詞蓋非其作十道記武鄉谷在南鄭縣孔明受封之地

趙雲以建興七年卒　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據此疑

後表之僞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劇論時勢之畫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于外失之蜀而得之吳或伯松寫留箱篋元遜鉤致之于身後耳集不載者葢明武侯之愼非由陳氏之疏若趙雲傳七年當作六年雲本信臣宿將箕谷失利適由兵弱旣貶雜號將軍以明法散關之役使其尚在必別統萬衆使復所負而不聞復出其必歿于是冬之前矣

喬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　按元字當作六公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思遠之生卽其年也伯松亦以轉運之勞死于王事

李嚴傳平遣將軍狐忠郎馬忠　注引行前監軍征南將軍

臣劉巴此別一劉巴非子初

向朗傳朗爲左將軍行丞相事　見後主張皇后傳中

費詩傳隆崇於漢室　室當作升御覽作叔叔字艸書似升

尹默傳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畧誦

述　方字衍陳元傳見後漢書

譙周傳延熙元年立子璿爲皇太子　至八年冬蔣琬始卒

然則自琬之存後主巳荒矣故傳于建興十四年大書至

湔看汶水旬日而還識其不恤國事般游于外自此始也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按元彥之去承祚遠矣此十字

皆裴注之文

楊戲傳　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爲正乃於蜀書之末記文然之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已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詞實以文然所贊代已序傳也

吳主傳四年遣衞將軍畧淮南注采漢晉春秋云云　按札乃禮之譌見顧邵傳中字德嗣

三嗣主傳孫亮大赦改元　下脫建興二年或閏月上脫建興元年二字或尙有他文

太平元年春注采吳歷曰正月爲鐘立廟稱太祖廟　按孫

堅父名鍾見宋書志

宗室傳孫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按魏甘露二年以孫壹爲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又三少帝紀甘露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爲婢所殺黃初疑誤

孫賁子臨年九歲代領豫章　九歲無領郡事疑脫十字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　二年宋本有衛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

吳主五子傳刁元羊衜等爲賓客　古無刁字宜從宋本作刀

孫霸和同母弟也　同母二字衍傳後云霸二子與祖母謝

姬俱徙烏傷則和出王霸出自謝矣

趙達傳然君子算役心神　宋本算作等

諸葛恪傳乃移書四部　四部當作四郡御覽正作郡

賀邵傳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按景賀齊之弟邵乃從子非孫也

五代史

薛居正書名曰五代史歐陽氏書名新五代史記卷首去記字近刻之譌也

梁太祖紀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太府卿敬翔爲使　按樞密使唐宦者爲之温懲其禍故改爲崇政院而肯以敬翔爲

使由此相沿遂與丞相埒號爲兩府

末帝紀龍德三年五月庚申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爲北面行營招討使　下脫取德勝南城秋八月段凝爲北面行營招討使十八字

唐本紀李國昌字德興見墓碑　克用是國昌小男唐三朝聞見錄謂之李九郎薛居正五代史克用殺段朱楚事在僖宗乾符三年者得之

命伶人奏百年歌　唐懿宗與郭淑妃思同昌公主不已伶人李可及作嘆百年曲其聲悽惋蓋當時所尚非陸機所賦也

同光二年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　梁與唐郊天皆以春
通鑑考異張昭於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
皇帝之元子也母曰貞憲皇后魏氏鎭州平山人中和末
明宗狥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啟元年正月二
十三日生于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聞阻絕帝甫
十歲方得歸宗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鎭州人也母
魏氏以光啟元年生帝于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
歲明宗養爲已子劉恕取廢帝錄　按張昭仕明宗爲史
官異代修廢帝錄無所避諱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
克用光啟以前未嘗狥地山東又從珂果是明宗子必不

舍之而立從榮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附識以廣異聞
漢隱帝紀注帝名承祐年名乾祐莫大之失本紀無譏　按
承天之祜禮運語也隱帝名當是祜字五代雖不知禮何
至并此昧之
周世宗紀六年夏四月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
橋關以爲雄州注世宗下三關瓦橋益津以建州乃建淤
口關上置寨故舊史實錄皆闕不書遂不見其取時日今
信安軍是也　按宋信安軍亦今霸州地晁說之嵩山集
云周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
又繼取高陽關與無黨此註不同考之遼史穆宗紀亦曰

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故小學紺珠採此註

陳俗巫風至五代未革見梁家人傳

周家人傳后柴氏邢州堯山人　談叢云家人傳后邢州龍岡人世宗紀爲堯山人則此作堯山人者後人所改耶

孔謙傳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三司始此

景延廣傳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　椅字始此

王晏球傳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　惕隱乃官名本紀及附錄皆作惕隱無赫也

相里金傳字奉金贈太師　墓碑云字國寶贈太子太師金

爲上將軍未得贈太師也

前蜀世家韋莊見素之孫　按唐書世系表莊待價之後出

逍遙公房見素出自南皮公房非同系

南平世家欽以印本五經遺從誨　經之成在周顯德中此

時五經已具也

宋史

杜太后傳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燕國

陳國二長公主　按廷美傳太平興國八年正月廷美母

陳國夫人耿氏卒太宗從容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

耿氏朕乳母也然則廷美非杜太后所生也宜删去秦王

廷美四字又按秦國大長公主傳建隆元年封燕國元符三年改秦國有姊一人未笄而夭追封陳國姊陳則妹燕矣當更正

杜太后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　按杜審琦傳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天成五年卒年三十五二傳互異

符皇后傳姊周世宗后也淯化四年殂　按五代史記世宗立符氏爲皇后彥卿女也崩謚宣懿後又立符氏爲皇后卽宣懿妹是彥卿兩女爲周世宗后也傳不言宣懿彥卿傳不言後符后及太宗后

韋太后傳從上皇北遷王倫使回言金人許歸后遂豫作慈壽宮又云帝迎至臨安居慈寧宮　按宮名前後互異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俱作慈寧本傳又云崩於慈寧宮則言慈壽者誤

王嗣宗傳嗣宗以語譏种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帽故放及之　此仍涑水紀聞之誤按王明清玉照新志開寶八年王嗣宗第一陳識第二太平興國三年胡旦第一趙昌言第二

郭逵傳逵爲汾州都監麗籍鎮河東俾權忻州契丹來求天池廟地籍不能決以訪逵逵訪得太平興國中故牘證爲

王士檄報之契丹愧服　按范祖禹撰蓮墓誌銘契丹請
天池廟以爲故疆久不決龎公委公往議公於故牘得太
平興國中契丹移文天池縣曰遙祀天池廟有應以屬南
朝地未敢擅修公以示龎公龎公喜命公自爲報據此則
傳中故牘上宜加契丹二字始合當日情勢

田錫傳改左拾遺時趙普爲相命有司受羣臣章奏必先白
錫錫遺書于普以爲失至公之體普引咎謝之　按必先
白錫錫字乃普字之誤

謝絳傳祖懿文父濤　按范仲淹謝濤墓誌銘懿文生崇禮
崇禮生濤濤生絳

陳希亮傳再遷殿中丞知鄠縣　按地理志鄠屬陝西范鎮爲希亮誌墓乃虔州雩都縣非鄠縣也

李綱傳綱爲河東北宣撫使上手書裴度傳以賜　按李忠定集謝賜裴度劄子不言手書劄子下旁注止云上令直筆錄裴度傳降賜而已又按綱所進呈淵聖御筆止旨諭一首則此云手書誤　疏言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按忠定集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則傳中東南二字乃東西之誤

趙鼎傳鼎以忠武節度出知紹興府　按宰輔編年錄作奉國軍地理志奉國軍乃明州也忠武軍乃潁昌府相去殊

會稽徐氏重栞

遠

張浚傳浚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世忠觀察使　此據行狀而書之耳按世忠傳世忠乃左軍統制又本紀是時後軍統制有張煥紀又云後軍將孫琦等作亂逼左正言盧臣中墮水死不言世忠也惟滕康傳云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云云　詔降世忠一官是奪世忠觀察使者爲滕康非浚也　秀州苗劉刺客一事似因韓魏公事而傅會之行狀亦不載

王倫傳建炎元年倫充通問使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

按金史無宗維是時宗翰爲左副元帥宗翰本名黏沒喝維字誤　紹興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拒之被殺於是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云云　按金史皇統四年正月己未殺王倫至十月甲辰河朔諸郡地震與倫死無涉

王綸傳紹興二十四年以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罷去　按周必大玉堂雜記二十四年春湯思退同知貢舉時百官多缺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皆入試闈獨留監察御史王綸蓋備拆號也內制既闕官遂降旨暫權適草劉婉儀進位貴妃

制太上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緡賜硯尤奇秦丞相不
樂遺論列而去是檜之去綸因娼嫉也未嘗以論事見忤
朱倬傳宣和五年登進士第　按本紀宣和六年策進士是
年爲甲辰科非五年也
王庶傳金遣蕭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　按本紀金
遣張通古蕭哲
洪皓傳紹興十二年七月見於內殿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
按本紀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與傳異
洪适傳皓謫英州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皓還服闋起
知荊門軍　按皓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請郎徙袁州

至南雄州卒後一日檜亦死非檜死而皓始還也

洪邁傳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飢十一年知

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　按

本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淳熙改元當作

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歲飢爲乾道七年則

十一年上宜加淳熙二字又邁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有

瑞麻讚姑孰帖石刻可証而傳中不言

趙開傳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

四千一百九十餘萬　按李燾所撰墓誌銘作一千七百

一十萬緡

張守傳上在維揚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　按請南渡者爲張俊見張俊傳非浚也新編亦誤从水旁　上既還臨安詔問措置之方守言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　按歷代名臣奏議兩浙之粟下有以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九字不當删去

牟子才傳遷起居郎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　按本傳有月無年據西湖遊覽志云癸丑元夕召歌妓董安安入宮癸丑則寶祐元年也

鄭清之傳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十六年遷國子

學錄　按寧宗本紀嘉泰止四年嘉定則十有七年疑嘉泰爲嘉定之誤或十年上脫嘉定二字

傅伯成傳爲右隄三百尺　按劉後村集伐石爲新隄三百尺右字係傳寫之訛　伯成兩爲部使者遷工部侍郎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爲偶然耳伯成正色云云　按後村集工部侍郎本工部郎官同列作同舍郎當從劉集更正

袁韶傳爲臨安府尹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　按本紀及宰輔表作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

王遂傳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　按就正編遂年十四

對策江東漕司試韓侂胄尋以父任主富陽簿第嘉泰二
年進士是先爲主簿而後第進士也

余玠傳淳祐二年授四川安撫制置使云云十三年大戰於
嘉定　按淳祐十二年八月辛巳詔明年改元寶祐玠卒
於寶祐元年七月戰在十二年十月三字誤

曹友聞利州駐劄北兵大至友聞戰沒諡曰節　按本紀賜
諡節毅

陳隆之爲四川制置使成都被圍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北
兵突入檻送隆之至漢州見殺　按元史汪世顯傳乘夜
開門者乃田顯北兵突入爲汪世顯此從汪世顯而誤也

宜正之曰部將田顯
王安節節度使堅之子也少從其父守合州有功安節等兄
弟五人皆受官堅爲賈似道所忌出知和州鬱鬱而死安
節守常州城破率死士巷戰臂傷被執曰我王堅子安節
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按王堅守合州事傳未詳據宋史
紀事本末堅守合州屢敗蒙古之兵開慶元年蒙古主蒙
哥遣降人晉國寶來招諭堅殺之蒙哥遂令大將渾都海
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合不花守靑居山又令鈕璘造浮舟
於涪州之藺中以杜援兵蒙哥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
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哥會師圍之自二月至七月

不克前鋒大將汪得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

得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軍民宜蚤降語未旣爲

飛石震死會大雨攻城梯折軍退蒙哥死於合州城下或傳

中飛矢死圍解進寍遠軍節度使清水縣伯

趙昂發昌化人　按元吳師道忠節趙公祠記公四川昌州

昌元人劉後村集同四川總志云大足人然大足昌元皆屬昌

州而非臨安府之昌化也

陳文龍丞相俊卿之後也文龍死姪瓚復舉兵據興化未幾

復破瓚死之　就正編曰文龍乃俊卿五世從孫非其後

瓚乃俊卿之曾孫也瓚之言曰汝知守城不屈陳文龍乎

吾姪也可証文龍爲瓚之姪矣新編亦誤

李翼爲代州西路都巡檢使屯崞縣金人取代執守將嗣本遣來諭降翼射卻之帥士卒堅守　按三朝北盟會編知爲安撫使李嗣本傳脫一李字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父同官至監丞空齋舉進士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仝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元兵至空齋嚙指血書壁不屈死又劉仝子妻林氏傳仝子爲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仝子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遂遇害　按仝祖仝子兩傳

名異而事則同就正編曰林同字子眞號空齋是知同與
空齋非二人空齋未嘗失名也林氏傳又云父公遇知名
士即空齋之父也傳云父同至監丞者誤
文苑傳宋準開寶中舉進士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擢準甲
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捨非當太宗怒
召準覆試云云　按開寶六年御殿給紙筆別賜殿試遂
爲常制詳見選舉志是太祖時事傳誤作太宗新編亦誤
柳開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元　據容齋續筆
始名肩愈
謝炎蘇州嘉興人　蘇字本秀字

蘇舜欽監在京宅店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

按本紀係寶元元年葢康定止一年在寶元後康定無地

震事五行志可攷

鮑由字欽止　按文獻通考本鮑慎由或後因孝宗諱而追

改之然慎知禮未嘗改姓也

晁補之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友　按山

谷集晁君成墓誌晁氏世載遠矣而中絕有諱迥者以太

子少保致仕謚文元君成曾王父諱迪贈刑部侍郎王父

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員外郎刑部視文元

母弟也端友字君成生補之據此則傳云迥五世者誤又晁迥傳迥

子宗慤按南豐集宗慤父名遘又補之調澧州司戶按張耒墓誌作澧州

陳師道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

一傳之中名字互出

劉恕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詣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別奏名恕擢第一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　按范祖禹劉祕書墓碣云釋褐邢州鉅鹿主簿陳鄭公帥高陽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

屬往聽 按陳堯咨傳堯咨以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鄆州地理志信德府鉅鹿郡後唐安國軍節度本邢州是召至府陳堯咨非晏殊也又事在爲鉅鹿主簿時今敘於未冠舉進士前誤矣又本傳恕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坐客驚異按墓碣年四歲

佞倖傳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權知閤門事皆兼皇城司勢張甚一日內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卽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卽出二人於外 按陳俊卿傳乃是人言鄭聞將除右史今去一鄭字語不可解矣 新編亦仍其誤

職官志無內史之銜當稱中書舍人洪邁

姦臣傳曾布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政之本要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五房凡三日五授勑告

按職官志中書省分房有曰戶房掌行廢置升降郡縣調發邊防軍須給貸錢物又云檢正官五房各一人則知傳中五字當作戶字（琬炎集五房作戶房）傳又云兼檢正中書六房公事疑當在凡三日五授勑誥上惟其兼檢正六房故得與呂惠卿共創青苗諸法也太子中允之授又當不在五勑內矣

郭藥師奉涿易二州來歸　按三朝北盟會編以涿州來歸者藥師以易州來歸者高鳳九朝編年高鳳以易州來歸

黄潛善責置英州汪伯彥落職居永州　按三朝北盟會編潛善責永州伯彥英州

南江札記四　終

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栞

山陰蔡銘恩校

國史儒林傳稾　儀徵阮元撰

邵晉涵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歸班銓選會開　四庫館　特詔徵晉涵及歷城周永年休寧戴震等入館編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五十六年　大考遷左中允洊擢侍講學士充　文淵閣直閣事晉涵博聞强識碩學知名四部七錄靡不研究尤長於史在書館時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舊五代史乃薈萃編次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及宋人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呈　御覽館臣請仿劉昫舊唐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宮　詔從之　聖製七言

八韻詩題其首曰上承唐室下開宋五代興衰紀欲詳舊史
原監薛居正新書重撰吉歐陽泰和獨用滋侵佚永樂分收
究未彰四庫蒐羅今制創羣儒排纂故編償殘縑斷簡研摩
細合璧連珠體製亘遂使已湮得再顯果然紹遠藉搜旁兩
存例可援劉昫專注事曾傳馬光序以行之詩代序惕懷殷
鑒念尤長由是薛史與歐陽史並傳矣嘗謂宋史自南渡後
多謬慶元之閒褒貶失實不如東都有王偁事略也欲先輯
南都事略使條貫粗具詞簡事增又欲爲趙宋一代之志俱
未卒業其緒餘稍見於審正續通鑑中晉涵又著爾雅正義
以郭注爲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說承學之士以爲過

於邢昺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　皇朝大臣謚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稾嘉慶元年卒年五十四

邵學士家傳　陽湖洪亮吉撰

君諱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諱忠者爲從官護蹕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曾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熙壬辰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縣復改敎諭父佳銳增廣生兩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妣袁氏累贈恭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爲敎諭君所鍾愛攜

至鎭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郎知六義四聲十二徧通五
經十七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歲乙酉舉于鄉辛卯舉
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歸部銓選歲癸巳
詔特開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時
上方崇奬實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于是大學士劉公
統勳以君名首薦遂
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修歲辛亥
御試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講轉補侍讀
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
日講起居注官皆兼文淵閣校理歷充

咸安宮總裁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
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
國史館提調官兼掌文字一爲廣西主考官兩充敎習庶吉
士覃恩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羸又兼諸
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前後
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今年三月感寒疾醫誤
投劑遂劇竟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邸第年僅五十有四卒
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稾付次
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不亂者矣生平至性過

人居教諭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皆哀毀骨立過時猶思慕
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以其未葬特遺子秉恒歸爲
營冢穴以是秉恒不及視君含歛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
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
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卽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於學
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
務爲空疏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於是儒術日晦而
游談坌興雖閒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瑋者非果于是用卽
安于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我
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爲之

倡然奧窔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鴻偉傀
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古人及
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
內之士知向學者於惠君則讀其書於君與戴君則親聞其
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夫
伏而在下則雖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
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卽足以歆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
明上之自
聖天子啟之下之卽謂出於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
可也君於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宋邢

爲疏義蕪淺遂別爲爾雅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徽學使者署見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於至當不止如以九府之梁山爲卽今衡山釋艸蘩兔葵爲卽今款東皆同客時所訂定而亮吉等卽歎以爲絕識者也服官後又爲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非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遂刱爲南都事略一編君嘗謂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於袁桷桷與史氏中外故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容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故每語一事輒亟稱劉先生宗周

黃處士宗羲蓋君史學所本而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爲法者
也外又有方輿金石編目
皇朝大臣謚法錄輶軒日紀南江文稿南江詩稿等若奉
命校秘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勘定分校石經
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爲文操筆立
就有大述作咸出君手其冲和淵懿奥衍奇古則又君之學
爲之也君于
國史當有專傳今公子秉恒秉華等以亮吉尚足知君乞先
爲家傳以綴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於詞館爲後進
凡値校讐之役如

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偕卽集中倡酬之作亦惟亮吉爲
多用是不敢辭而爲之條繫如左俾他日志經籍傳儒林者
有所採擇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邵君墓誌銘　嘉定錢大昕撰

嘉慶紀元之春餘姚邵君二雲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
士兼　文淵閣直閣事君以懿文碩學知名海內及被　召
入四庫館總裁倚爲左右手　朝廷大著作咸預討論每經
進書籍　九重未嘗不稱善迴翔淸署二十有餘年至是始
轉四品乃以編書積勞成疾疾且愈矣醫者誤投藥遂不起
實六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四訃至吳下予爲位哭之慟因

憶乙酉秋予奉
命典試浙右蘄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君名在第四五策博洽
冠場僉謂非老宿不辨及來謁纔逾弱冠叩其學淵乎不竭
予拊掌曰不負此行矣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　賜進士出
身乾隆三十八年有
詔編次四庫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用之宰相首以君名入
告　召赴　闕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久
之
御試翰詹諸臣君名列二等遷右中允四轉而至今職嘗預
修　國史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　文淵閣校理
進直閣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總裁　咸安宮官學提調
國史典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再階由儒林郎至中議大
夫君少多病左目微眚清羸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
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部七錄無不研究而非法
之書弗陳於側嘗謂爾雅者六藝之津梁而邢叔明疏淺陋
不稱乃別爲正義以郭景純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
家郭有未詳者摭它書補之凡三四易稿而始定今承學之
士多舍邢而從邵矣自歐陽公五代史出而薛氏舊史廢獨
永樂大典采此書君在館會粹編次其闕者采冊府元龜諸

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人閒予嘗論宋史紀傳南渡不如東都之有法甯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完卽褒貶亦失實君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畢尚書沅續宋元通鑑常就君商榷輒歎曰今之道原貢甫也君生長浙東習聞蕺山南雷諸先生緒論於明季朋黨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手畫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君所著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謚迹錄輶軒日記皆實事求是有益於學者君至性過人事親喪葬盡禮篤於故舊久要不忘性狷介不踏權要之門以

教授生徒自給退食之暇執經者環侍左右君隨問曲諭人人皆得其意君亦以師道自任莫敢以非義干者詩文操筆立就淵博奧衍自成門戶有南江詩文稿君諱晉涵字與桐二雲其號大父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鈗增廣生皆以君貴　贈中憲大夫元配口恭人子秉恒秉華卜葬君於某鄉某原先期來請銘於戲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則推戴吉士震言史學則推君君於國史當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無間言而知之最先者予也予比歲衰病嘗預戒兒輩必求二雲銘我孰意天實祝予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此所以泫然而失聲也銘曰

浩浩南江導源岷山厥生名儒特立絕羣陽明以功梨洲以文誰與參之其在二雲名冠南宮書校東觀爲眞學士爲良史官槐鼎何慕竹帛常尊著書滿家自信千年古三不朽言其一焉溝澮易涸視此原泉

翰林院侍講學士充　國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　青浦王昶撰

學士邵君之卒也卿大夫相與悼於朝汲古通經博聞宏覽之儒相與慟於野而大臣之領　國史者迄今尤咨嗟太息重惜其亡葢　國家最重史職選於翰詹諸臣中品詣學問最著者充之而以提調爲其長每作傳必據　實錄　起居注及內閣　紅本　皇史宬副本合采事實敬謹載筆其稗

篇叢說不得而雜入之庸以昭信於後世而君以文望在史
局者十餘年咸以爲魏憺韋述之比每有進 御
天子嘗爲嘉奬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洵爲史才之良矣君
名晉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浙東自明中葉王陽明先生
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劉念臺先生以忠直著大節凜
然及其弟子黃棃洲先生覃研經術精通理數而尤博洽於
文辭君生於其鄉宗仰三先生用爲私淑故性情質直貞亮
而經經緯史涉獵百家略能誦憶乾隆二十四年年十七補
縣學生三十年舉於鄉三十六年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歸
部銓選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蒐訪遺書秘錄大臣以君

薦特授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擢左中允充日講轉
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　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纂修官晉爲提調官典廣西鄉試
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而在　國史館最久編纂亦最多平
生著述繁富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謚
迹錄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而爾雅正義一書薈萃古訓以
補郭璞邢昺之未備尤爲學者所稱君於歷代史事融洽貫
穿嘗於永樂大典中采薛居正五代史參以册府元龜訂其
同異遂爲全書又病宋史南渡以後麤疏無法仿王偁作南
都事略又畢總督沅撰續宋元通鑑嘗屬君刪補而攷定之

蓋君之於史學演衍蘊蓄囊括富有更非人所及也君曾祖炳縣學生配某氏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官鎮海教諭配某氏父佳欽增廣生配袁氏三代皆累　贈中憲大夫配皆贈恭人配何氏封淑人子二長秉恒諸生次秉華嘉慶辛酉副榜貢生君生於乾隆八年某月日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少詹事錢君大昕已誌其墓故餘不備書嗟夫君雖私淑浙東三先生欲求其學以見於施行而久居侍從爲

天子所知乃未及大用中年殂謝立德立功立言視三先生少遜焉宜知君愛君者咨嗟太息於無窮也予自四川還

朝始與君相見迄今二十五年矣見君溫溫然恂恂然初不欲以才智自矜及與之議論史事上下古今則飈發風舉凡古來政事之得失人才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莫不抉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俱與三先生之說相同僔聞者咋指而歎變色而作蓋有補於世教人心甚大徒以其旁通訓詁謂方名象數之咸通草木蟲魚之多識叢冗委屑是豈足以盡君哉故於秉華之請舉其大者揭於隧道使後來得所考焉其亦君之志也夫

邵與桐別傳 會稽章學誠撰

餘姚邵氏旣沒 貽選謹按先師諱晉涵字與桐號二雲乾隆乙酉科舉人辛卯 恩科進士徵入四庫館

纂修　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辛亥大考遷左中允歴侍講侍讀久之轉左庶子侍講學士充　日講起居注官由文淵閣校理進直閣事預修三通　國史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咸安宮官學總裁　國史館提調庚子科廣西正考官丁未科庚戌科教習庶吉士生乾隆八年癸亥卒嘉慶元年丙辰年五十四祖向榮康熙壬辰科進士鎮海縣教諭父佺鈗增廣生傳文畧而不載蓋別傳體也今補注備考名流多爲狀述碑誌余自度文筆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興朱錫庚屢書促責余爲文謂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誼不敢辭然君卒數年矣余屢就其家求其遺書墜緒庶幾徵余所知乃竟不可得今日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終無一言不特負死友於九原亦且無以報錫庚之責口授大畧俾兒子貽選書之貽選固嘗受學於君者也辭義未備或稍資補注焉昔

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實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學淵源甚深班氏而下其義微矣貽選謹按司馬遷嘗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觀自敘答壺遂語意可見班固儒林傳於春秋傳授無司馬遷名是固不知遷學所自出也而藝文志尚列太史公於春秋家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向固受公羊春秋者也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薈於浙東史館取爲衷據其間文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者矣邵氏先世多講學至君從祖廷采善古文辭著思復堂文集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家言蔚然大家惜終老諸生其書不顯於世事詳大興朱先生筠所撰墓表貽選謹按廷采號念魯先生思復堂文集之外尚有東南紀事西南紀事姚江書院志畧等書大抵講性命而又長史學

者也君宿慧英敏自童子塾時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即終身不
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三十年乙酉
始舉于鄉期集京師都士爭求識面辛卯禮部會試第一
賜第罷歸會四庫館開
特詔徵君與歷城周永年休寧戴震等五人入館編校授職
翰林天下榮之君自視泊如也君之於學無所不通然亦以
是累志廣猝不易裁見大興朱先生則曰經訓之荒久矣雅
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
嘉惠後學君由是殫思十年乃得卒業今所傳爾雅正義是
也然君才尤長於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迴異於人及入館

閣肆窺中祕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當辛卯之冬余與同
客於朱先生安徽使院時余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苦無藉
手君出據前朝遺事俾先生與余各試爲傳記以質文心其
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繫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
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余論史契合隱微余著文史
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
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間有乍聞錯愕俄轉爲驚喜者亦不一
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
深契如是古人所稱昌歜之嗜殆有天授不可解耶方四庫
徵書遺書祕冊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爲風氣講

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爲整齊類比卽王伯厚氏之所爲考逸搜遺是其研索之苦襞績之勤爲功㝡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人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能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貽選謹按先師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爲荒謬以東都頗有王氏事畧故也故先輯南都事畧欲使前後條貫粗具然後別出心裁更爲趙宋一代全書其標題不稱宋史而稱宋志亦見先師有微意焉然南都尚未卒業而宋志亦有草創皆參差未定稿也諸家狀誌但稱南都事畧當屬傳聞未審貽選嘗親承其說於先

師其實如此嘗據宋氏與吏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條燕閒屢爲學者言之貽選謹按家藏殘稿中或尚有可訪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刊疏鑿之功蔚爲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宦程私課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閒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數百年聞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散失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已故總督湖廣尚書鎭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賓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爲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更正君出緒餘爲之覆審其書即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迥出諸家續鑑上也貽選謹按

先師為畢公覆審續鑑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初鈔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尚有殘稿恐未全耳　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鑑僅止數卷殺青未竟家旋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嗟乎昊天生百才士不能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重可惜哉貽選謹按先師所著爾雅正義外尚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謚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文鈔南江詩鈔在館修輯則有薛氏舊五代史君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度諸家傳誌所已詳者余不贅也惟於余愛若弟兄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歷歷可溯得志未嘗不相慰悅至風塵潦倒疾病患難亦彊半以君為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念春明舊遊意氣互相激

發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夫

論曰乾隆癸卯之春余卧病京旅君載余其家延醫治之余沈困中輙喜與君論學每至夜分君恐余憊余氣益壯也因與君論修宋史謂竢君書成後余更以意爲之畧如後漢晉史之各自謂家聽決擇於後人君因詢余方畧余謂當取名數事實先作比類長編卷帙盈千可也至撰集爲書不過五十萬言視始之百倍其書者大義當更顯也君曰如子所約則吾不能然亦不過參倍於君不至騖博而失專家之體也

貽選謹按先師深契家君專家宗旨之議故於宋史主於約馭博也爾雅正義既成自謂此書苦心不難博證而難於別擇之中能舍所愛耳乃外人竟有病其畧者斯事所以難言

余因請君立言宗旨君曰宋

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之間不能無簞豆萬鍾之擇本心旣失其他又何議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余聞其言而聳然乾隆己酉庚戌之間君以才學爲權要人所知稍誘進之君毅然弗屈故以是齟齬終身君不自恤也嗚呼著書之貴有宗旨豈漫然哉

族子廷楓曰叔父嘗自謂生平蘊畜惟先師知之最深亦自詡謂能知先師之深與世殊異者三先師以博洽見稱而不知其難在能守約以經訓行世不知其長乃在史裁

以漢詁推尊不知宗主乃在宋學此傳特申明其意耳凡傳例所應具者此皆畧而不載蓋詳人之所畧則必畧人之所詳古人本有此法非變例也叔父所著通義中有知難篇言古今知心之難讀之使人流涕若叔父與先師之知彼此可不負矣

邵二雲先生傳　儀徵阮元撰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二雲餘姚人廷采族孫（潛揅堂集　南江文鈔）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歸班候選會四庫館開　特詔徵晉涵及歷城周永年休寧戴震等入館編纂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五十六年大考擢左中允侍講侍讀左庶子侍講學士充日

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與修續三通　國史　萬壽聖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詞林典故又章學誠文史通義潛揅堂集晉涵左目眚清羸善讀書潛揅堂集傳聞强識文史通義碩學知名四部七錄靡不研究且生長浙東習聞蕺山南雷諸緒論潛揅堂集故尤長於史嘗曰宋人門戶之習語錄庸陋之風誠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何可廢耶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與進退出處之間不能無簞食萬鍾之擇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議焉文史通義又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荒謬文史通義甯宗以後褒貶失實潛揅堂集不如東都有王偁事略也故先輯南都事略欲使條貫粗具文史通義然後詞簡事增潛揅

堂集爲趙宋一代之志惜其學無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程多年促猝不易裁南都未卒業宋志亦草稾未定本其餘緒稍見於審正續通鑑中（文史通義）晉涵在書館時見永樂大典采薛居正舊五代史乃會粹編次（文史通義）得十之八九復采冊府元龜太平御覽諸書以補其缺並參考通鑑長編諸史及宋人說部碑碣辨證條繫悉符原書卷數書成呈　御覽館臣請倣劉昫舊唐書之例列於廿三史刊布學官　詔從之並

聖製七言八韻詩題其首由是薛史復傳人閒（聖製詩注及四庫全書提要）晉涵又著爾雅正義以郭注爲宗兼采舍人樊劉孫李諸家承學之士多舍邢昺從之又著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

丙傳考 皇朝大臣謚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詩文槀素與會稽章學誠以所藴蓄者相知 文史通義 晉涵性狷介 潛揅堂集 毅然不屈於要人齟齬不恤也 文史通義 嘉慶元年卒年五十有四 潛揅堂集 文史通義

右南江札記四卷餘姚邵二雲先生著其書斠量文字鋪補傳注往往臚𢿙眾說存而不議蓋因時比次未嘗編删嗣子不察輯而列之漢學師承記言先生著孟子正義穀梁述義二書謹案是書卷一穀梁卷三孟子類皆旁引眾義不下己意類焦理堂長編當爲二書槀草餘則標舉異同間錄平說札記本文也章實齋先生所謂書鈔者矣故其議論功沽迻遣亦未一例惟謂曾遵周禮郊雩用辛天地降神圜丘方澤燔柴泰壇是主覲禮援據經史派原竟委與夫昊天五帝后土北郊推本鄭義解散支與說禮之家莫能先也禮堂寫定當在是矣至若禋烟同聲言詁祡燎詩書禋祭義各有歸又按古人引書例有增省坊記溯易可爲奧援文字違合叚借遂明毛公詩傳鄭君禮注此

比夥頤不可縷舉傳述商書太史爲命若是之類未足爲訓他若祖爲鄭地參之偪陽事地較合陰陽職史宜詳災異舊史闕文用以證嚮高貴鄉公被弒不地武文之子傳以因次更易古徑創闢新蹊咸有本元非同虛造惠錢章惲容或出入不爲病也蓋先生之學通關甲乙盧牟撰箸都成家言故雖叢殘掌錄亦必義呇語詳多可啟發爰于兮纂稿外重墨是編以餉學子而先生之辜較亦畧具矣第遺文後定傰校甚疏以內爲外儀禮鄉射禮序則鈎楹外外內誤以今爲古大射儀庭實入設鄭注古文作今文以三爲四左傳公敗邾師于偃脫四字當作三以魏爲杜國志杜畿傳注以采杜畧當作魏昔爲者不恥不若人呂覽鄉者人也者當作昔以主爲生孟子有爲神農之言者淮南子亂世闇生

生當作主謁誤不免抑或拜送長觚大射儀主人拜送觚觚字多靈聽奪淮盂子文士十尺靈聽當作靈淮聽都由寫官無與宏旨胥仍本文不爲勇攺粗舉于此以俟覽者攷察亦先生之例也光緒十八年閏六月

會稽徐友蘭識